

Jao

PL 3090

JFENG

蕉風

双月刊

471

BULANAN CHAO FOON (*Dwibulanan*)

MAC / APRIL 1996

九六年三、四月号

RM1.50

PP 595 / 12 / 95



夏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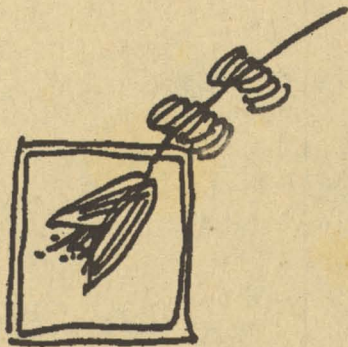
晨

第一声的蝉
啼醒早云出岫
频伸懒腰，在山坳
沐洗昨夜的乱鬓散发
一一涤除
浮生虚妄的梦地
曙光中，稀释，组合
化鳞光亮眼的游鱼
闲闲散散
顺清爽的水色
寻访攀枝缘绿的
喋喋不休
早起的蝉

文 / 林惠洲

图 / 王耀麟





给他鼓励

陈大为自从留学台湾，在诗创作上即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这几年，他在台湾文坛连连夺取几个文学创作奖项，使我们在海的这一边也感到与有荣焉。去年，他还联合陈强华、钟怡雯及黄玮胜，编了一本1990—1994年的马华当代诗选，内收5字辈至7字辈共15位年轻诗人的作品。编辑诗集一向是文学志士可望不可及的梦想。陈大为等人煞费苦心，终于编选了这样一本精致的诗集，足见他们勇气可嘉，我们谨此致上忠诚的祝福。虽然它也会和其他的选集一样，面对负面的批评，但是这不应该带来挫折，反而被视为一股激励向上的力量，期待将来再编一本又一本的马华诗选。

蕉風

编辑顾问：白 垚

郑良树

梅淑贞

紫一思

曾梅井

编辑：姚 拓

许友彬

小 黑

朵 拉

编辑部、出版：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Sdn.Bhd.,
11 & 15 Jalan Telawi 2,
59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2836235

经销处：

马来亚图书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怡和书局

Ipoh Book Co.,
75, Jalan Market,
30000 Ipoh.

友联书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紫竹茶坊

Purple Flute Sdn.Bhd.,
10-D, Jalan Masjid Negeri,
11600 Penang.

目 录

【读者·编者】

给他鼓励

擒凶记——远方的来函

编 者

陈海清

【散文】

鞠药如散文三篇

李清山散文二篇

野兰香

小镇的新年

弦外之音

人生之秋

沉渣及其他

画语

许心伦

周若涛

邝玉翎

梁绮云

雨 雨

刘二刚

【诗】

归乡

施拉达的日记

孩子，即使哭也不要流泪

探望

天空记

安静，之所以没有什么

第101梦境

山庄偶得

听歌

自述

林惠洲

周若涛

周若涛

赵少杰

赵少杰

赵少杰

张玮栩

彼 岸

李国七

李国七

【评论】

青年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读孙建江《二十世纪

中国儿童文学导论》

学术的激情与学人的使命

从“当代”到诗“选”

——《马华当代诗选（1990—1994）》

繁花·撕裂之痛·镀金的框

《我们要活着回去》——观后感

吴 然

徐 鲁

陈大为

蔡长璜

周若涛

【小说】

我等到鱼儿也死了

我们的年少岁月

希尼尔

杨思明

【彩色文章】

夏之晨

归家

萤

林惠洲

赵少杰

刘 汉

封面内页

封底内页

封 底

【封面图画】

造化何其灵巧将其不可思议的古老的
每条皱纹藏在玫瑰、紫罗兰以及
晨露之下（98×124cm 1996年 油画）

陈瑞献作

黎先生、姚先生、王先生及友联诸友：

你们好？多谢你们请吃马来西亚特别小食。大人餐厅的月饼、银丝卷至今念念不忘。其实念念不忘的是各人的笑颜与热情。

算算还有十五天今年便一晃而过。这一年来梁家大事倒有几桩，例如五月下旬小梁与我到休士顿去探访几位好友，七月中我六妹全家来访，我们一行几人浩浩荡荡往麻省及加拿大的东部玩了一圈，接下来八月中旬，小梁与我到亚洲去逛了两个多月。（小梁比我提早回到美国。）如果这些大事要我一一道来可非常吃力，倒不如向大家提提我们家的小事，擒凶记。

今年三月中逛市场时，看到玫瑰花 On Sale，一棵 US2.99，好便宜。在没有考虑又痴爱玫瑰的心态下，一共买下廿棵。回家后，本着梁家总司令的身份，命令两个壮丁，替妈妈开垦后院屋边的一片土地，作为栽种玫瑰及菜园之用。两壮丁马上提出警告：妈妈，此地不宜种花菜，因为小动物很多，万一……一向抱着天下无难事的我，那会听这小孩子的忠告。

玫瑰及其他蔬菜种下两星期后，开始萌芽，嫩嫩的幼芽将来开出朵朵的花，这必

◎ 陈海清

擒 凶 记

—— 远方的来函

定会给我们的后院增添不少的姿色，想着、数着——心花怒放。

一天清晨，推开后门，不得了，玫瑰嫩枝——中箭下马。我马上套上双靴，步出后门，巡逻后院的花圃菜园一番。初步统计，玫瑰嫩枝统统遭殃，蕃茄幼苗有些只剩下一根杆子。好啊！这下子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看看是那个小子干得好事。

那天，好不容易熬到下午三点十分，孩子们一进门便闻到火药味，我准备来个当头一劈，先斩后奏。谁知，启文一口咬定是小松鼠干的；哲非咬定是小兔子干的；我咬定是它们那群小朋友干的。（小朋友便是那些平日在我们后院开怀歌唱、自由奔驰的大松鼠、小松鼠、野兔、狸猫、黄鼠狼，还有那条两尺多长的小蛇等。）此刻束手无策，议论纷纭。嫌凶既然是小动物，那么真正凶手又是谁，有待调查。它们突击的动机又是什么？供养政策，我们平日已做了。每天把不要的菜根、瓜、果皮倒在林里奉养它们。如今的措施是把支援裁掉，让它饿死。之后，再来个斩草除根等等。大家议论纷纷。苗头对准小动物，无伤大雅。启文告知，邻居前天用B.B. Gun打死小松鼠两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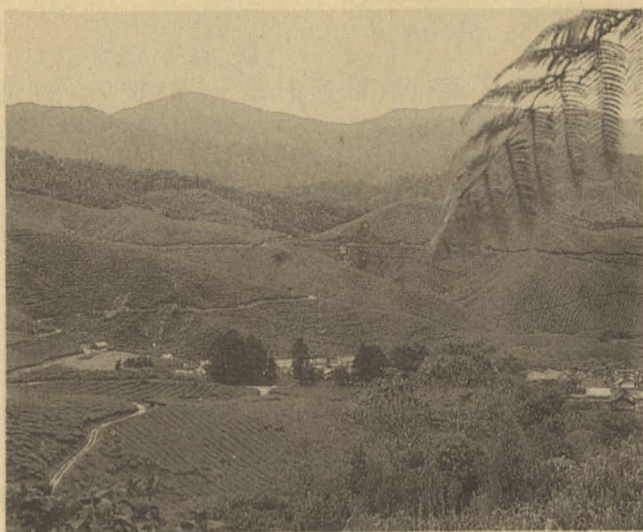
故此建议买把B.B. Gun。使用枪似乎太残忍，一枪射中，血花四洒，太可怕。我不赞成。……最后还是人道主义取胜。我们决定采取隔离政策，让它们知难而退。于是，该晚我马上到安德申公司去买来铁丝网几卷，木杆十来根。第二天，叮叮当当把玫瑰园围得牢牢地。

隔离政策，

起初是管用了一阵子。玫瑰花蕾也渐渐增多，叶子也绿油油地一片升平气氛，相安无事。那知，有一天当我巡回玫瑰园北角，转眼一看小松鼠正在与玫瑰花蕾接吻。为了不割爱，随手抓起一把泥，往小松鼠丢去，它看到来势不妙，马上往

地洞一钻，便不知去向。此时我才领悟到狡兔有三穴之理。

为了斗智，我买来一大把辣椒粉、咖喱粉、驱虫药等百般武器样样齐全。然而花蕾还是被吃光。最后，决定不惜重金花卅大元买来B.B.枪一把。从此儿子们以瞄准目标为题，天天放学后来个演习，吡吡啪啪，招兵买马。入伍的同学都要排队报名来参加哩，你们说热闹吗？为了这热闹，老妈自此患上失眠症啦，高血压啦……



不知道是因为人多在后院走动呢，还是枪声把小动物给吓住，几天下来没看到小动物们，心里也有点思念。有一天清晨四点多（美国的春天在清晨五点多便天亮了），我又被失眠所扰，眼睁睁望着天花板，心想一日之计在于晨，干脆下楼煮杯茶喝喝，好应付往后的时光。

在厨房里，拉开门帘，打开后门，让晨风吹进我们温暖的家，心里还嘀咕着那首“柳浪闻莺”。花朵一处处地开放……夜莺一声声地歌唱……吟到这里，倒不如把茶捧到二楼客房去，来个居高临下，好好欣赏自家后院的日出景致。

当我拉开客房的窗帘往下一看，只见两团黑漆漆的东西，在点缀着我的菜园，昏乱的脑袋马上清醒，是RACCOON。狸猫夫妇今朝来访，必无好事，非同小可，马上冲下楼，开了车库的门，手执锄头，使出昔日挥舞彩带的姿势，左八字右八字，再来个十步追魂，一个箭步跳到它俩的跟前，只见它俩也使出双人推手的姿态，捆在一团。当我把锄头瞄向它们时，它俩反口大叫“呼呼呼”。不得了，它俩还强权夺理来个反击。我不敢迫得太近，因为最近报上登它们身上带有疯狗症。此时双方大眼瞪小眼，僵持不下。我求救无门，眼见意大利瓜一个个被它们啃下。哪有那么便宜，老娘光火，眼看舞攻（武功）斗不过，唯有改用水攻。还记得当年演白娘娘，唤来鱼、虾、蟹将，排山倒海，大闹金山寺的那一幕。如要营救我的瓜菜的话，唯有出此招。说时迟，那时快，右手把锄头拎掉，马上抓来原放在院子的水管，把水枪套上。（水枪平日用来淋花，可以

远射近洒。）此时水枪在手，猛按钮，水急射时速XX里，直冲狸猫身上射去。啊！这招可管用。只见它俩各奔东西，只往篱笆边靠，随后呼呼大叫，最后终于放弃我的领土，爬过篱笆逃之夭夭。此时想到穷寇莫追，给它们一个生机。站在胜利者的立场，我自然是喜上眉梢。收拾好武器，返回屋内，喝下那杯胜利茶。

自从狸猫尝到我的驱逐之后，再也没有露过脸。但我的玫瑰始终也没开过花，因为我没办法对付那些有地下组织的小松鼠。

这便是我家的擒凶记，你们看我能把它列入梁家年鉴吗？

现在向大家来简报一下梁家近况：

小梁依然故我，坚守岗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启文念高三，明年上大学，想念生物化学。

哲非念初三，高瘦全家第一。

我呢，离不开老人俱乐部。目前我们正在组织筹募基金的工作，借用姚先生的话：忙！真忙！真正忙！！

愿大家来年过得更充实，更愉快。

海清及梁家

1995年12月15日

姚拓按：

梁汉权先生与陈海清女士，都是当年学生周报的学友，蕉风的热烈支持者，也是我们一般朋友的忘年交。我认识他们时，他们都只有十多岁，而我已三十多岁了。后来汉权与海清负笈美国，在美结婚生子。三十多年以来，虽天各一方，但一直保持联络。犹记1993年我去美国旅游，就住在他们家的附近，海清天天来陪我夫妻去逛商场、游市区，其款待的周到尤胜于我的儿女。95年8月，汉权与海清返马探亲，他们夫妇约了近五十位老友，一齐到金马仑去住了三天。我已七十有三，当年这般的大孩子，其中三位已做了祖父、祖母，可是，我们聚在

一起，又象三十多年前的生活营一样，有笑有说，有唱有跳，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年龄。我常常在午夜中自思，我来到马来西亚三十多四十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在我担任学生周报主编和社长的期间，认识了近千位象梁汉权、陈海清这一些忘年的朋友，不管大家分住在什么地方，只要一见面，虽然年月刻划了他们的脸庞和体型，但一提起姓名，我立即映出他们十来岁的青春面貌，如今还能在他们的眉目行止中，看出了原来的特征，甚至他们当时的译号，我还能记出许多。曾记得我有一年到沙巴州的小城斗湖去参观，居然在那里的一间中学礼堂，见到了几个当年的学友。他们见到

我忽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或者说，他们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们是多么的惊讶与欣喜，恨不得互相拥抱，以表示我们的兴奋。尤其是在国外的异城异域，与他们这班当年的小伙子、小丫头们见面畅谈，其是人生的一大喜事，一大乐趣！

今天忽得海清的外来鸿，她写的“擒凶记”又那么活神活现，故拨出蕉风一角，让读者与我共享他们在海外生活的快乐气氛，并在此祝福梁家大小平安快乐。

（姚拓记于1996年
1月11日，吉隆坡）



1. 谢谢你

我把钱接过来，再按动计算机，100-46.40，荧幕上就现出53.6。我根据钱数，仔细地把钱分放在桌面上，好让对方也能跟着计算。

很好，一切无误。我把钱和书本交到对方手上，就听到一声响亮的：谢谢你，老师。

啊！多么动人的一句话，来自一个家长的口中，尤其难得的是这一位伊班族，他是以纯正的华语，首先把快乐与感激释放在热闹的课堂，让每一颗急切的心灵都有舒缓的转机，也让人看到，这一句谢谢，也表示一宗事件的结束，一种关系的了断和一分衷心的感谢。

除了每年两次为学校卖书，我几乎没有卖东西的机会，却有常常购物的时



刻。每次我接过所购之物或余钱时，一定会不自觉地溜出一句：谢谢你。待看到对方竟现出惊愕的神情时，不禁感到一丝难为情，只好赶紧微笑着走开。

朋友说，你给钱他赚了，还谢他做什么？

我说，在购物的过程中，他让我安心地选择，我感

激；在讨价还价的决定下，他让我付得甘心，我感激；在琳琅满目的货品里，他让我找到钟意的，我也感激。所以，我怎能不谢谢他以表示我的心意呢？

今天，我在从容地让众多家长把血汗钱换化成孩子们的知识书籍时，听到这样的一句话，知道下一次去买东西时，不需急步离去了。

◆

2. 猫眼



我端着盘子，把蒸鱼和白饭调匀，从厨房踏入客厅，就有四十八只脚配着心急的鸣叫争先恐后地跟进。

姑姑，你小心别成了猫食。是侄女慌忙跳回沙发椅时的叮咛。

我微笑着看我的猫。

啊！多么可爱的一群小东西。它们一早就窥探着我的行动，静静地蹲伏在厨房各角，客厅各处，只要我面向电视机前的身体稍一移动，它们就会惊觉地牵动了全身的毛发，若看到我的脚已交给地板，就会精神百倍地从静态中完全苏醒过来。

这时我只要轻轻地唤一声，妙，啊！回应我的肯定是一大阵奔窜的足音和高昂的猫叫。

我说猫，是最能承受得起失望与等待的煎熬的动物。有时我故意做出喂食的动作，它们在雀跃之中知道受骗了也能安静地躺下来，有时我延迟喂食的时间，它们也不捣蛋刁蛮，只是冷静地睁圆双眼，定定地望住你的良心。

难怪那些心中有事的人无法接受别人的直视。猫眼，在某种层次上，象无辜者的灵魂。

3. 名次

到底应该根据什么来评定一位学生的名次呢？有两种方法，其一是将各科的分数总结起来，积分最高者当为第一名，其二是依据他及格的科目来分组，假若他的积分保持最高而不幸有一科不及格，名次就会落在各科都及格而积分比他低的同学后面。

我立刻想到，若采用第二种评定法来奠定我班四十九位小孩的名次，肯定会面临很多的小指细节，然后又象每次采用的第一种方法那样，复杂多工，把月考，半期考及期考都拖上一条滑漆漆的尾巴，要费了一番功夫才能将它摆平。

因此，竟不假思索地说，我不要这种方法。

可是，话一跳进空气里，制造这话的心就有点动摇了。

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原因是，UPSR也采用这种方法。

所谓，有改变，就有进步。接受改变，且随着改变而提升自己的思想，更是人类的最高应通能力。我冷静下来，认真思考这种评分法将给学生带来的可能醒悟。

一、不是积分最高就表示他全能。

二、平衡发展，应该争取各科都有最佳表现。不可小看任何一个红数字。

三、真正的掌声归给真正有成就的人。

在表决采用何种评定法时，我率先举手附议，完全推翻了原先的否定。

事后，我为自己的举动暗暗吃惊，也明白自己能在极短的时间里轻易地更换决定，完全是由于事前的缺乏衡量和远见，允许潜意识里的不满自由地流露出来，确实不够稳重熟虑。可是另一方面，我又不禁为自己喝彩，能立刻运用个人的判断力来适时地做出思路的调整，也调整了甘于接受变化的步伐，且不惧不羞地重新表达自己的要求和态度，何尝不也是另一种程度的成熟美呢？

把自己纳入改变的主流中，但又不让它支配自我，就是成功。

◆

1. 品味曲线

感谢上苍造化了曲线，把这种柔美的形态展现给众生：抛物线洒脱，波状线流畅，回形线缠绵，螺旋线奇诡。而曲线曲到了妙处，往往成就了一个饱满的圆。

自然界的物体，多数呈曲线状。崇山峻岭，是屹立着的曲线。江河溪流，是流动着的曲线。大海汪洋，是翻腾着的曲线。湖光粼粼，是抖动着的曲线。一弯新月，一道彩虹，飞禽展羽，走兽奔突，是变换着的曲线。花草树木，更以曲线显示媚态：树中莫若柳，花中莫若菊，袅袅娜娜，美奂美仑。

世界上最美的是人。女性美美在曲线，维纳斯的体态是S形。

世界上最动听的是音乐，铿锵叮咚，嘈嘈切切，记在纸上上线谱，听在耳中是声波，感应在心里是曲线的和谐。

世界上最宝贵的是生命，动物生命的象征是曲线，心电图就是描划。

水波、声波、光波、电波，频率

就是曲线。

时间流、信息流、寒流暖流，周期也是曲线。

甲吃乙，乙吃丙，丙吃丁，丁又制约甲，食物链就是曲线链，一环一环如同蛇的蠕动。难怪有人道：蛇形线是最美的线。

春夏秋冬，四时交替，是节气的曲线。

雨雪霜雾，阴晴寒暑，是气候的曲线。

月落日出，晨钟暮鼓，是时间的曲线。

生老病死，花荣草枯，是生命的曲线。

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是情感的曲线。

社会的发展是上升的螺旋线，伟人如是说。你想走直线吗？来个五八年式的大跃进，欲速则不达。

道路是曲折的。我们生活在曲线的状态中。远方游子，家乡来鸿，称亲人病危，一迢迢千里万里赶回，方知亲人已故去。打一个曲线，给你感情上一个缓冲，这是曲线的妙处。

好事多磨。磨合的过程就是一个或一串曲线，增加了好事的份量。

有情人终成眷属。曲折就是酿蜜。曲折越多，果实越甜。

颐和园的长廊，一拐一曲一道风景。泰山因有十八盘，极尽弯曲，登顶后才有“一览众山小”的爽快。唐僧取经假如没有那九九八十一难，从西天来个电传了事，还有什么滋味？文似看山不喜平。文学不就是曲的艺术吗？根雕呢？盆景呢？绘画呢？书法呢？朗诵呢？

曲径通幽，
绝对是一种意境。
也是一个哲理。

看事看人自
觉觉他，当有曲线的
观点。

大江东去，
遇山还要绕个弯儿，
有沟坎还要打个
涡儿，何况大千
世界，哪有那么多
一路风顺的事儿。
万事如意只是一种
祝愿。不能奢望处
处笙歌，遍地花
红。打滑梯走的
顺，一直滑就是万丈深渊。

每个人的生活何尝不是小河流淌呢。在一道波浪风景中，有高潮，有低潮。浪尖上，不一定是辉煌。浪底时，不一定是消沉。允许一个人有奋进状，有蓄势状；有兴奋时，有沉默时。马拉松长跑冠军也不可能永远是跑的姿势。高音歌唱家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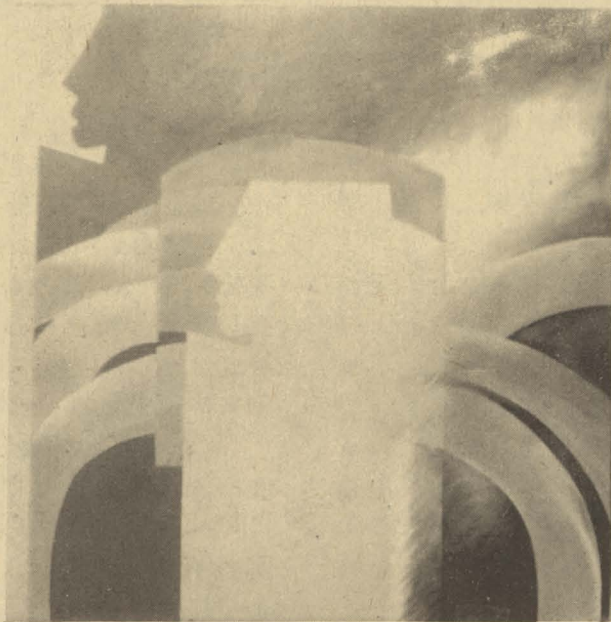
总唱高腔。所谓直肠子直肚子的人，也不会总是竹筒倒豆子，没有自己的隐秘。

弯弯曲曲的人生，有许多曲曲弯弯的道道。三国鼎立是格局上的曲线，围魏救赵是战术上的曲线，欲擒故纵是谋略上的曲线，指鹿为马是手腕上的曲线。霸道

扭曲了政治，专制
扭曲了民主，垄断
扭曲了经济，两极
分化扭曲了分配，
不义之财扭曲了
金钱，三角恋婚外
恋同性恋扭曲了
家庭，奢靡扭曲了
人生——黄河九十
九道弯儿，弯弯绕
异化了曲线。

直线是力，
曲线是美。自然形
态的曲线是美的。
社会形态上不美
的曲线，要靠理性
的直线校正。好在
世界上没有绝对

的东西，绝对的直线与绝对的曲线都是没有的。线由点组成，连接两点的是直线，你在地球上严格地沿着一个方向，走直线，永远走直线，最后还是回到原地，其实你走的还是一条曲线，因为——地球是圆的。



◆

2. 愿微笑与我常伴

也许因为相貌平庸，我常把微笑挂在脸上。

也许因为生活还算平顺，我常用微笑做为回报。

我是凡夫俗子，无过人之处，无惊人之举，无可夸之事，视淡泊为幸福，以平和为善举，不配大笑，不会嘲笑，不屑狂笑，不敢傲笑，微笑，是我的选择。

凄苦的童年，父母兄姐的温爱，留给了我人伦的微笑。十四年的寒窗，中等学历的证书，留给了我攻学的微笑。二十载工作的少功而无大过，留给了我事业的微笑。报纸刊物上隔三叉五的“豆腐块”，留给了我文为文的微笑。和睦的大家族，温馨的小家庭，留给了我生活的微笑。

也有挫折，也有艰辛，也有苦恼，也有困惑，然而，微笑给了我缓冲，微笑让我平静，微笑使我大度，微笑叫我豁达，微笑，陶冶了我的性情。

——鼓励的微笑，使我振奋；祝贺的微笑，使我愉悦；关心的微笑，使我消忧；谅解的微笑，使我宽慰；深情的微笑，使我心醉……一个个微笑的特写镜头，刀刻斧凿般地印在我的心头，回想起来，也不禁微微一笑。

微笑，平衡了我的心态。有信：非

常之人，方可成非常之事。我非非常之人，所以，凡事不寄幻想，不敢奢望。黑色争斗，铁血相见，那是武林强将，我笑而远之；粉黛香艳，倚红弄绿，那是潇洒明星，我笑而避之；黄金富贵，肥食轻裘，那是巨贾大款，我自愧弗能之。我企盼的是小桥流水，和平宁静，素食常有，布衣御寒，无兼济天下之力，有与人为善之举，足矣！

我常让微笑的蔼蔼紫气在心田氤氲。想想国家，为培育我广布恩泽。想想父兄，为扶养我竭尽全力。想想师长，不因我不才而不教。想想友人，坎坷之时，赤心相待——思前想后，兹兹在念。感激的微笑又在我脸上漾开。

我在微笑中内审，在微笑中外视。不要总认为别人对不住自己，自己也有对不住别人的时候。不要总以为自己能耐，各人有各人的优势。多看别人的长处，多想别人的好处，周围都是好人、能人；光看别人的短处，耿耿于怀别人对自己的亏欠，眼前就是一片灰暗。不要否定与自己生存方式不同的人，不要否定自己不感兴趣的事。少些指责，多些规劝；少些尖刻，多些宽厚。把怨恨化为理解，把怜悯化为同情，一词之差，就改变了自己的心态。一笑释然，就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

人与人相处是一种机缘。尽量不留阴影，不留遗憾。不能给别人带来麻烦，不能让别人为难。不能让别人讨厌。血亲之间，不因为来日方长而懈怠。夫妻之间锅碗相碰一笑了之。友人之间能帮帮一把，不能帮钱帮句话。邻里之间，是世界上住得最近的人，仨瓜俩枣不介意。不痛快时想些痛快时的事儿，有点磕磕绊绊想想来来往往的美好时光。微笑着看待一切，一切都在微笑。给别人一个微笑，自己也觉得轻松，觉得美好，觉得心胸开阔，光明磊落。

我常想：

风和日丽，是天气在微笑。

枝叶摇曳，是花木在微笑。

浅峰微波，是山水在微笑。

含蓄谦和，是生命在微笑。

微笑，不仅是文明、礼貌，更是一种修养，一种境界，一种力量，一种自信，一种乐观生存的状态。一个微笑，便是一缕春风，一个微笑，便是一个友爱的信息！

微笑，是我的生命之光。

愿微笑与我常伴。



新书介绍

书 名：伤痕

作 者：黄美之

作者简介：黄美之，原名黄正，肄业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历史系，一九四九年去台湾，曾任台湾士林国立复兴电台编辑，内政部劳工司国际劳工组织员，一九六三年与美籍傅礼士（PLEISCHMAN）先生结婚，婚后与夫驻非亚个洲，一九七二年回美定居，服务于美国邮政十九年，于一九六零年开始写作小说散文，作品散见于台港星马及美国华文报纸杂志，著有《八千里路云和月》游记，《流转》短篇小说集。

内容简介：不只是申辩，不只是呐喊，更是一场生命的实录。黄美之，孙立人将军案的牵连受害者。本书掇拾了她十年政治冤狱的始末心情，心中难忘的人物，和国外生活行脚。从其文章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她的乐观真诚，那莫须有的荒谬的十年牢狱，随着时间的流转，而深藏心底，只是在偶然忆起时，那回荡在长廊中的足音，却阵阵萦萦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售 价：RM14.00 新币10.00（包括邮费）

邮 购 处：MALAYA PRESS SDN. BHD.
11 & 15 JALAN TELAWI 2,
BANGSAR BARU,
59100 KUALA LUMPUR.

野兰香



文、图 / 许心伦

她是一株很不起眼的兰花。从来没有人会去注意她。她曾经生长在深邃、阴暗的深山里，是大树上的寄生物。就是在深山里，在万物丛中，她也是不曾引人注意过。不是吗？请你看看她的外貌：她披头散发，满头青丝乱晃，有长有短，交头打结，四散伸延。她的叶子又小又细，没有一点性格。她的气根胡乱攀延，把攀附物杂乱的环贴。她的整个形体给人的感觉就是：乱、乱、乱。她不象蝴蝶兰，有肥肥大大、长长、圆圆、润润的青叶子，一叶一叶先后有序的垂向两边，象一个穿着百叶裙的姑娘。她不象蜈蚣兰，叶子一片一片排列成一个队伍，操着整齐的步伐，向阳向上。她也不象穿着黄衣裳的跳舞女郎，有着密密满满的小绿叶子，一片贴着一片，挤成一丛生机。她看起来就象一头懒于梳理蓬松乱发的大狮子，很无意很无力的摆着头，象在赶着正在骚扰她的可恶蚊子。

记得五年前，我在一个深山里把她带了回来。当时，她体积小小，只散发几片青叶子，很精致可爱。回来后，我为她找了

一个陶盆作为依靠的婆家。然后，就把她吊挂在一个种满了绿叶植物的小角落的篱笆上。我就象一个双眼被五花八门的外象蒙蔽了的人一样，只因她的外表暗淡、低俗、微小，也就不甚去关怀她，在意她。有时，我在浇花时，会把水喷向绿叶植物，却也会把她给忘了，因为她就躲在绿叶子的背后，毫不显眼。有时，看她干干的，头发又焦又黄，一朵叶子也没有，也不会去同情惋惜。在一个这么大的园子里，我确实有太多太多的美丽对象要照顾，要关爱，所以自然而然的，也就忽略了她。

五年来，她就这样地生存着，丝毫没有得到我的一点青睐。五年来，多少绿叶植物长大了、老了、烂了、死了、再翻种了，她还是被囹圄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精神不死、意志不移、自强不息、挣扎求存。在一个这么窘迫的空间里，她不但没有枯竭而死，还慢慢的，自我努力的生出了细细的发丝，越来越多，越来越密。有一天，我真想把她丢弃了，因为她就象一团乱麻，杂乱无章，丝毫没有一点

美感可言。但是，内心里，我又有点舍不得。毕竟，她曾经是我家里的一员，是我引进家门的一棵小生物。她是有生命与思想的。如果说，所有会吐艳的植物都是我家院子里的主角，她就是那个专躲在厨房里烧茶煮饭的小丫头，从来都没有露面的机会。

在兰花的世界里，当石斛兰、君子兰、铃兰、龙舌兰、卡多丽兰、齿舌兰、蕾丽亚兰、文心兰、拖鞋兰、蝴蝶兰，都在争艳斗丽的时候，她不知是属于那一个品种，为何会那么与众不同？为何她没有兰花那种完美、高贵、优雅的姿态呢？同是出身于深山里，为何她的同伴们就具备了财富、权力与高贵的特征，而她却没有呢？我对兰花没有研究，也就从来没有去为她找出她的生世。

去年底的一个日子里，我砍掉了一棵不事生产的芒果树。芒果树被砍下后，只剩下一个四尺高的分叉树头。于是，在为了设计一个以树头为园艺艺术品的立体形象，我找遍了院子，找来找去，终于发现了挂在篱笆上一个小角落的她。我所以会看

上她，是因为她的发丝有一种弯弯散散的轻柔感，正好用来缓和于平衡大树的僵直与坚硬的外形，虽然，她的发丝是乱了些。于是，我站在石头上，费了好一把劲，才把她给提了上来。原来，她的发丝都已生出了篱笆外，互相纠缠打结了。当我把她吃力的提了起来时，我大大的吃了一惊。她在何时竟然已生满了一大丛的散发？她竟然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默默的尽着生存的义务，把生命尽情的发挥。啊，有一顿没一顿的滋养，还能让她不灰心，不气馁，顽抗的生存下去，我真是受到莫名的冲击，完完全全的服了她！然而，一方面，我也有点内疚。为何当初我把她带离了原本的家，许下承诺说爱她，又不尽情郎的责任，照顾他，爱护她，给她一个温暖的家，我算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吗？我就象是邂逅了一个好女子，只因她的外表残缺，就不疼爱她，把他置之不顾，我真是太无情，太残忍了。此刻的我，俗气自私，是看中了她的利用价值，才把她重新复位，给予一个全新的肯定。我，原来也是有着一般人类的劣根性：狗

眼看人低。无论如何，从此，大树头上垂挂着摇曳飘拂的柔柔发丝，在我看来，也不赖，也有一点很独特潇洒的艺术风味。于是，每次我在为其他花儿浇水时，也不忘顺便淋她一身湿透。

没想到，一个月后，奇迹竟然发生了。

那是一个野鸽子的黄昏。我记得那时，对面的屋檐上停立着一群野鸽子，咕咕的大声吵嚷着。当时，我就在院子里浇着花。当我渐渐的来到她的面前时，她突然在我的眼眸里闪动着无数朵小白花，象挂满天空的星星，有尖尖的角，又象切半后呈五个角的杨桃图案，正一小朵一小朵的挂在发丝上。我细算，六、七十朵哪！我大叫起来，忙喊老母亲来分享这天大的奇迹。然后，我闻到一股很香很香的气味。啊，那象一种香水味，形容不出来的一种香水味！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想把所有香味都吸进肚子里。我再吸一口，有点得意忘形。没想到，真没想到，这一棵被我遗弃了将近五年的无名花，也会有发挥她的魅力的一天！我太不会怜香惜玉了。她竟然有如

一名终日饱谈诗书的学者，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真叫我惊叹不已。母亲来见了丑媳妇的成就后，开心的哭了。我也象许多养儿育女的父母一样，看到儿女冒出了头，也开心的笑了。我想，许许多多养兰花的人所要等待的，也就是光荣的一刻吧？花儿一生拼发的魅力就全寄托在她绽放的那一刹那，不但撩人遐思，更引人不断的追逐她更深、更美的妩媚。

此刻，我醉了。我真的是兴奋地醉在这一阵一阵的幽香中。怎么我从来没有在其他的兰花中闻到这般香味呢？蝴蝶兰开花了，美丽的冒泡，高贵的令人目眩，却没有香味；文心兰在支头上跳起舞来了，频频的摆动着黄色喇叭裙，却不吐露一点芬芳；卡地丽兰红艳艳、紫嫣嫣，光灿灿，却把香气密密的收藏起来。此刻，她开花了，我的心情也象花开了一样，很兴奋，很愉快，很满足。

第二天黄昏，我急不及待的又跑到园子里去探望她。

咦？怎么花都盖了起来，成了水饺形？

她只为这个宇宙献



上了她最美的一刹那，前后不到廿四小时？

最美丽的花儿只拥有最短暂的生命？

她生存的目的，就只是为这个世界散播一点芬芳？

我领悟了一个生命的道理。丑陋的野兰还能散发一点香气，我活了这么多年，我为这个世界、国家、社会，做了一些什么？是不是混混沌沌的就过了这一大半生？我看到这棵野兰默默地在生长，默默地在奉献，我真是羞愧极了。她有貌不扬，她没有美丽的外表，她谦虚

低调，但是，她放射出来的火光，却把美丽的卡地里兰掩盖殆尽。她这一吐艳，叫我终身难忘。她的香味，叫我夜夜魂梦牵萦。几时，她会展露丰姿呢？

我终于改变了我一向来重色轻才的低俗态度，把她移植到一个显眼的地方，与众兰花为伍。我发誓今后要对她疼惜有加，与万物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她的外表不美，但是她很坚强，很自爱。很藏拙，很温柔；她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是她有缭绕的香味，令人永远怀念，永远牵情挂意。

今天，她又拼出了第二季的生命结晶。她的发丝中又夹着如星星白的小花，阵阵清香又再度的传入了我的书房。我相信，今后她将一次又一次的发挥她最美丽的内涵，只要她永远有一位支持她成长的情人。我是再也不会对她即来即离的短暂生命而感伤了，因为我知道，她的离去，就是在酝酿另一次更灿烂的重生，带来更浓烈的香气。我将衷心等待一季又一季平凡中的美丽恋情，一阵又一阵的野外幽香……

◆

小镇的新年

文 / 周若涛 图 / 陈昌孔

新年我随父母回到那小镇，长途跋涉的疲乏尽被这小镇的佳节气息一扫而空。说是小镇，其实也不小了。这里是母亲的故乡，亦可说是我的第二故乡，以前我每年都回去至少一次，但近几年却未曾踏足这片朴实的土地，因此这里的变化叫我惊讶，不仅建筑物多了，公路上的大房车及轿车亦显示了居民的富裕，尤其新年，整个市镇华丽灿烂的布置，更教人不敢相信这里亦曾经朴实。

父亲开着车子径自往外婆家去，经过几条拥挤的大街，再转入一条较静宁的小巷，第五间屋子便是外婆的家了。这儿竟无啥改变，只是从前养的鸡鸭都不见了，剩下的还有一些模糊的童年。外婆依旧是老样子，依旧矮小

的身形，寥寥数根白发，炯炯的眼神，依然声若洪钟，在老一代中她是较健康的了。她打量了我一番，说：“怎么这么瘦了？”我赶紧解释一番，接着谈了十数分钟，她竟和父亲谈起股票。

最近股票狂热，连外婆也成了专家，和父亲谈得头头是道，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只知道这里许多人因炒股而发了迹，接着便是那些人发迹后的作风，说了个多小时，话题一转，我立刻坐直身子竖耳倾听。

“阿年回来了。”
阿年回来了？

☆ ☆ ☆

次日我们到访阿姨家，未进门就听见婴孩的哭闹声。阿姨一手牵着一

个五岁多的孩子，还记得是叫奕旗的，一手开门迎接我们。阿姨替别人看顾孩子，从刚满月的到五岁的都有，甫进门便看见六个大大小小的孩子，以各种姿态散布在客厅四周。姨丈去世后，表哥也出国念书了，亏她一个人还有这种魄力。“不用吃饭吗？”她总如此说。

阿姨把奕旗放开，便问父亲：“股市行情怎样？”然后又是一连串股票经了。

奕旗跑到另一个一岁多的孩子旁，一手抢了她的彩色簿。那孩子对着阿姨哭了起来。

“奕旗要就给她，你吵什么？”奕旗自小便得到阿姨的特别宠爱，因此性格有些野蛮，往往做错事后，纵使无理，阿姨也总偏帮她。此时她正以

胜利者的姿势，把彩色簿丢了回去，嘟起嘴说：“我才不要。”

客厅上，两个两岁多的孩子正抢着一个小熊玩具，“给我！”“给我！”的闹得哭了起来，阿姨显然被烦得恼了，劈头一句“不要吵！”两个孩子立刻止哭，红着眼睛继续抢夺玩具。

另一边，两个孩子睡在床单上，流着口水，皮肤上是一片被蚊子咬伤的红印，而他们竟然能够睡熟，毫不理会周围的混乱嘈杂。

另一个角落，是一个铁栅围得高高的婴儿床，床内一个小孩瞪大眼睛望着铁栅外的世界，表情木讷，眼神茫然，宛若困兽。我对阿姨家的小孩都无好感，总觉得他们欠缺了儿童应有的天真及活泼，似乎每个都愁眉苦脸，逗也逗不笑。但对这困兽般的孩子，也许出自同情，我伸手入铁栅在他脸上捏了一把。他愣愣地望着我。我再对他作个鬼脸，接着拉拉他的小手，他竟大哭起来。

我登时慌了。阿姨见状，对我说道：“他是这样的，不要管他。要不然



也不把他放在里面。你喜欢他啊？他叫狗仔，和你小时一样样。”

我笑了笑。我小时也是这样的吗？我父母可不曾这样对我。

“阿年，出来看狗仔！”

“来了！”一阵微小且略带鼻音的声音应道。

未几，一个瘦小的身影自后厅步出，阿年竟然还是那副模样，皮肤黝黑，骨瘦嶙峋，有点营养不良的样子。头上留着数公分短短的头，窄窄的

额头，细小的眼睛，微向下垂的眼角，穿着竟然还是数年前的童装，乍看之下，总让人联想到非洲难民。他比我矮一个头，更教人不相信他竟长我一岁。

阿年把狗仔抱起来，逗一逗，狗仔便不哭了。

奕旗笑着说：“阿年和那只狗仔一样，‘臭味相投’，所以才制得了他。”说完大笑起来，似乎为自己会用成语而感到得意，小小的眼中却是轻蔑与不屑。

阿年自顾自地逗狗仔，象是没听见奕旗的说话。

“狗仔不用你看了，去陪阿涛玩。”阿姨吩咐道。

阿年望着我，微微一笑，数年不见确实生疏了。

“玩扑克牌吗？”

阿年待我总带点恭敬，把我当成小主人似的，而我始终把他当做好朋友，况且他是我童年时一个要好的玩伴。

“好啊。”

于是我们步入后厅。阿年到处翻找扑克牌，我则努力翻着我的记忆……

☆ ☆ ☆

阿年的出现是相当偶然的。大约五年前，我十岁时，随父母回到这儿。当时同是农历新年，他便已在阿姨家了。和他第一次接触则是和他及表哥玩扑克牌时，当时还道他是表哥的朋友或亲戚什么的。

直至游戏继续下去，我才对他的身份起疑。

“你到底会不会玩牌？哪里有人这样玩的？”表哥总如此抱怨他，而他总一脸无辜的默不作声。

“阿年，叫你看着小孩你躲去哪里？还不过来跟他们换尿片！”阿姨也总是如此不客气地吩咐道，而他总惟命是从。

后来从大人的口中得知有关他的一些片断。原来他并非表哥的朋友，亦非亲戚，而是被辗转送至阿姨家的。据说他父亲已过世，母亲亦在当时患上疯病，被送至阿姨家时，姨丈答应收留他，他在家中便负责打扫、洗衣、看小孩等工作，已和佣人无异了。

一次他带我参观黄梨园，看得出那些黄梨都已吸取足够的养分，正努力的成长。园外的野草亦长得高高的，只是稍嫌杂乱。放眼四周，尽是一片蓊郁，我们走在黄泥路上，阿年也渐渐多话了。

“昨天我在学校和人打架。”记得阿年如此说道。

“干嘛打架？阿姨他们知道吗？”

“我考试零分，那人笑我，我就打他。阿姨知道了也没怎样，倒是姨丈训了我一顿。”

阿年的学费是阿姨他们付的，连多余的零钱也不多一个，只是姨丈偶

尔给几零吉他，也较关心他的学业。

说起姨丈，在我心中他始终是个好人。当时他已年届五十，头发已呈灰白，架着一副老花眼镜，镜片后有数条深深的鱼尾纹。我最记得的便是他饭后坐在沙发上，翘着脚阅报的神情。

一次阿年和表哥吵架，平时阿年被骂后就躲在一角抽噎，这次却越闹越凶，结果惊动了姨丈。

“你为什么骂他？”我第一次看见姨丈对表哥发脾气。

“阿年，你先回房睡。”接着就训了表哥一顿。

事后表哥红着眼对我说：“我的确不对……阿年第一次到这里时，见我望着他，你道他怎样？他对着我喊：‘看什么，信不信我打你！’现在他收敛了好多，反而我……是我不好。”

我感觉不到阿年的戾气，反而觉得他很好欺负。但据说他在外头真的很野，打架的记录不下十次，结交的朋友亦非好人。后来我听说他参加了某个宗教团体，阿姨他们称之为“邪教”。那是次年新

年我回那儿的事。

那年我和阿年及表哥在屋外玩烟花。我还记得那一幕：阿年手里拿着烟花，表哥拿着一支香替他点燃，他们宛若兄弟了。灿烂的烟花照在阿年脸上，我在阿年眼里看见一闪闪的光芒。

表哥待阿年好多了，虽然偶尔无理的苛责还会发生。阿年脸上多了笑容，他玩扑克牌的技巧进步了许多，游戏进行时笑声最大的是他。对于平日的家务及看小孩的工作，

他习惯后也作得颇勤快，在我眼中他已变作一个快活的小伙子了。

一次在厨房他突然问我：“你知道你将来会当什么吗？”

我笑着摇摇头。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闭目一会儿，说：“嗯……你前生是药师如来的童子，将来必定成为医生。”

对于他的预言，我一笑置之。或许这便是他所信奉的宗教赋予他的能力。而我始终没有问他关

于他的宗教的事情，一来不知如何开口，二来也许他信奉的并非什么邪教，毕竟他最近开朗了好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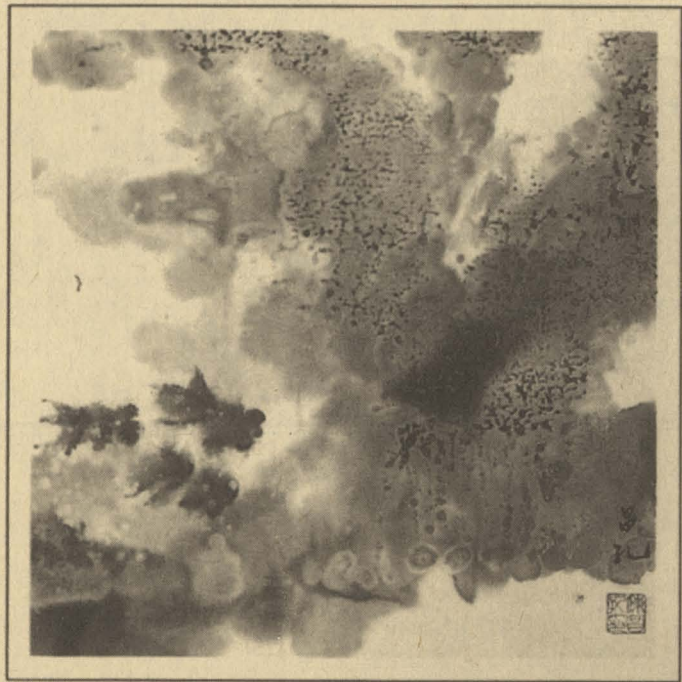
我当时以为情况的确转好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年我回吉隆坡后，过了数月，便从母亲与外婆的电话谈话中听到阿年的消息。

“什么？阿年把学费自己花光了？……哦，哦……阿姐怎样处理？……真阴公，怎么打得这么厉害？阿年怎样用那些钱？……哦。他不肯讲啊？……”

这件事情我没追问母亲，母亲自己也不说，后来便不了了之。

以后三年我没回去，但每当父母在谈话中提到阿年，或是母亲在电话中提起阿年的名字，我总竖耳倾听。阿年闯的祸越来越多了，往往气得阿姨要死。偶尔花光学费或巴士费不在话下，有一次还离家出走。结果在姨丈的坚持下去报警，还出外四处寻找，一个月后终于在学校附近的草场找着他。原来他在朋友的怂恿下出走，那一个月也一直待在朋友家。

他为阿姨一家添了这许多麻烦，我不知道他



这几年是如何在那儿呆下去的。今年我又听说他出走了，阿姨没报警也没寻他，但半个月后他竟自动回到阿姨处。

或许是想起姨丈，阿姨竟继续把他留下。“要想想人家什么身世，否则也不需落泊到寄人篱下了。”姨丈生前常这么说。

☆ ☆ ☆

“玩钓鱼吗？”阿年手里拿着扑克牌，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点点头，阿年便开始派牌了。

“还在读书吗？”我问道。

“早停学了。现在在一间修车厂当学徒。”

接着是长达数分钟的静默。

“几时回吉隆坡？”他问。

“明天。”

接着直至游戏结束，我们一句话也没说。

我仔细打量他，他正在想东西，并没用心玩。而我心中也掺杂着种种感觉，却分辨不出来，是失落？伤感？抑或疑惑？

我找不到那遗失的童年，只觉得眼前的脸孔越望越陌生。时间在人和过去的欢乐间筑起藩篱，亦在人与人之间筑起厚厚的围墙。原来一个人的改变并不能从脸孔上找到痕迹。

☆ ☆ ☆

翌日收拾了行李往阿姨处道别时，只见阿姨暴跳如雷。

“什么事？”母亲抢先问道。

“阿年那家伙，我就知道不应该留他。”阿姨怒气冲冲地说。

“究竟什么事？”

“我早知道他回来不安好心。那家伙，今早趁我还未睡醒时，偷了我几百块就走了。他妈的……”

大家都对此事感到愕然。那七个小孩，都被阿姨这一阵叫骂吓坏了，缩在一角不敢作声，有的眼泪早流了满脸，却强忍着不哭出声。当我看见狗仔受惊的脸孔时，不知何故心情竟变得沉重起来。

车子驶出这小镇时，我望着镇上种种华丽的布置，到处都是红红的泛着洋洋的喜气。霎时间，我脑里闪过一串意象：新年、股票、奕旗、阿年、狗仔……

恍惚间，我似乎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闪入一条黑巷。

◆

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
胜波世间音，是故须常念。

佛告无尽意菩萨
——妙法莲华经

宫·声声木鱼

我从闹市转过一条街巷，忽然听到一声声的木鱼……

也不知道这声音是从那里传来的，虽然是午后，人来人往，仍感觉到有一分宁静，仿佛身在山寺，顿时使人心境平和。

人生往往有太多的烦恼，让我们身

心不安；仔细的听，木鱼的声音那么坚定，我们若是稍为注意，应当发现，木鱼的眼睛始终睁开着的。

也许，这一声声敲响的木鱼，其实就是觉醒！

弦外之音

◎ 邝玉翎

商·笛音悠悠

我买了一支笛子。

记得小时候，华乐团的老师曾经说：“一支好的笛子，不会用新生的竹来制造。因为嫩竹没有经历过冬霜，质地脆弱而不坚定，音色不够悦耳。而且，嫩竹易裂，无法经久耐用。”

这些年来，偶尔想起老师的叮咛，竟觉得有如笛音悠悠，从前听不进耳的，

现在似乎很动听了。

既然，要制造一支优美的笛子，亦有其严格的选择，那么，我们在成长中所遭逢的历练，也并非全然没有收获。

竹要经过严冬的挺立，才能使它有资格被选来做成一支好的笛子；我们在风雨困顿中，就更应该坚毅不拔，才有可能成为杰出的人。

角·断弦夜语

“等……”

夜深人静时，忽然，挂在墙上的那把“吉他”清脆的响了一声。

我觉得心海里好象被投入了一个音符，轻易地将长夜的静寂轻轻敲醒。

抬头一望，那条最细的琴弦不知何故竟然弄断了。曲扯成两根，一线在上，一线在下，无可奈何地悬吊在琴身的边沿……

弦断了！

一条本来好好的弦线，又怎么会这般无缘无故的，就断了的呢？

这样的想着的时候，我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情缘，有时也是如此。

琴弦犹在微微地抖动，看起来好象是情人的手指，在临别之时，还依依不舍的，留恋着彼此的温度……

珍惜情缘！我们要记得时时把琴弦调好，因为不松不紧，才能弹出柔美的音乐。

征·滴水成歌

家里有一个水缸，放置在水龙头下，常常因为水龙头关得不紧，夜里就可以听见有水滴进去缸里的声音。

水滴入缸，那声响在静夜里特别悦耳，尤其当失眠的晚上，嘀嗒的水声，听起来更象一首动人的歌……

每次临睡前听着那水声，我不管一天的劳碌有多蚀骨锤心，心情总是释怀了不少。

·把水声带入梦中，清晨醒来，阴霾

全部洗尽，我必给自己一丝阳光；一个新的目标、一股新的活力，重新振作！

我相信，高扬的声音，会引发自然的清新，低俗的声响，只荡激人间的污浊……

人生当然不会都是那么平顺的，有时欣喜，有时会黯然。但只要我们有心头活水，许多际遇上令人慨叹的事，亦可能升华成一种推动命脉的启示。

羽·静听天籁

我在闲阅佛经，邻居的孩子忽然跑过来问，什么是“天籁”？我解释说：“‘天籁’是一种声音，象小虫在叫，平常得很，不听的时候就没有，然而，只要放开耳朵，静静的听，天籁就无所不在的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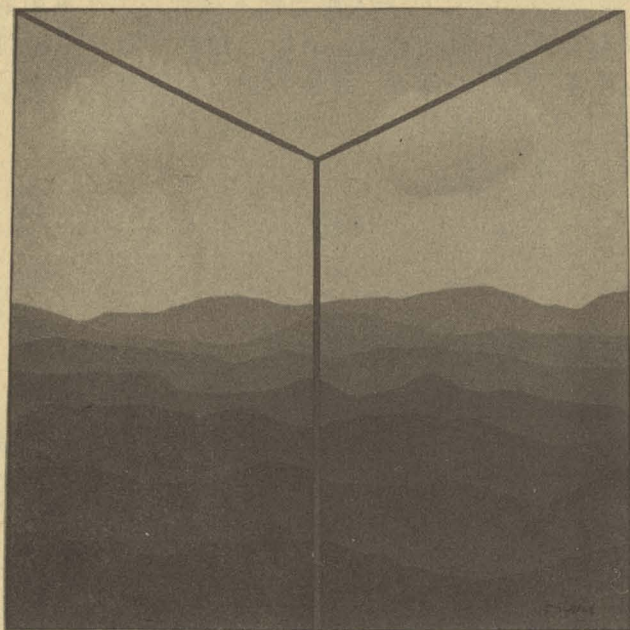
小孩似乎还不明白，我尝试教他怎样去听天籁，起初他听不到，后来却说：“我听到了一种声音，很大，但感觉是静静

的，是不是天籁？”

我见他当时的神情，有种说不出来的喜悦，终于相信，天籁很美，美在那种声音，不在自身之外，亦不在躯壳之内，乃造化本是浑然之境。

小孩离开后，我继续翻阅经典，不久天籁再响，顿觉万般雀跃，灵台清明，手抱着佛籍，心里非常感动。

人生之秋



文 / 梁绮云
图 / 丘瑞河

年轻人喜欢开生日派对，呼朋唤友，围着一个大蛋糕，蛋糕上点燃着五彩洋烛，骄傲地展示着岁数。那是朝气蓬勃，活力充沛的岁数；是满怀理想，拥抱希望的岁数。

年过三十之后，开生日派对的热情逐年减退，或者在蛋糕上只点燃一支红烛，聊作代表；至于主人翁今年贵庚？大家不必问了。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现代人愈来愈长寿，就算你有八十的寿数吧，过了四十，是下半生了，步步走向老朽之境。四十五十这十来年时光，是最稳定成熟的中年。

中年心事浓如酒。人生之旅，走到这一段哀乐中年，通常已找到一条自己选择的路，或政或商，或文或工；而感情有依归，妻子儿女在身旁仰望倚靠。虽然爱情生活略显沉闷，不过，总有一个家。即使是单身，亦各有寄托。

身上的棱角已然磨平，心中的城府逐日加深，不再象年青时的毛躁冲动。

中年是人生的正午，事业正值颠峰，人情世态甜酸苦辣已经尝过，步伐凝重起来，当然，肚皮胖了，要开始注意健康。

精神体力不如前，这写无可避免的生理变化令人不得不承认老了。娱乐遣兴亦由动态趋向静态。开始注意养生之道，进补食疗，定时检查……渐渐地偶闻昔日好友或相知病逝，猛然醒觉自己比他不过年青十数年，此时意识到已踏入人生之秋。

人生之秋，是肃杀之秋，亦是金色之秋。

春天气生机勃勃，花草绿叶就象少年人一般稚嫩；夏天炎阳烈日如同壮年人的盛气迫人；岁末的寒冷一片凋零，这是老人的风烛残年。只有秋天，金风送爽，天朗气清，景物宜人，是金黄色的成熟的收获季节。

秋天树叶渐渐变黄枯死落下，这个阶段亦是树叶最显美丽的时候。金黄浅红赤褐……秋山红叶，层层染染，是一个钜观，亦是一幅丽景。片片秋叶象要争取生命尽头前有限的韶光，拼命燃烧，发光发热。

人类的创作力和记

忆力随着年岁增长而渐降，但是，分析力和综合力则随年纪而增强；所以，理想的总统和总理应该是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事实证明这个论点是正确的。谁说秋天只见一片肃杀呢？人生之秋，可以是颠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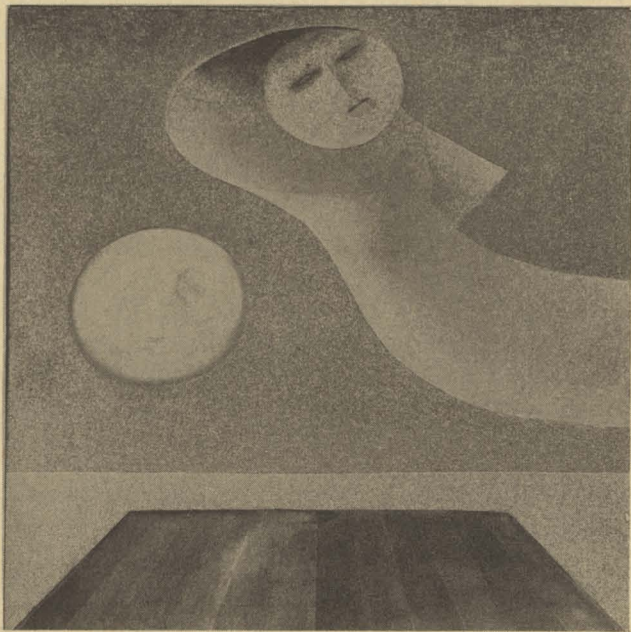
人到中年，才懂得真正地生活。总要经历相当的年头，才能洞明世事，有练达的人情。心怀宽了，眼界远了，才能领略生命的意义。得道之人，成佛之人，他们年华若干？不小了吧。

时间能治愈任何创伤，时间能净化人的心境。人到中年，开始返璞归真。

世态炎凉看够了，悲伤不幸看多了，自然地对自己拥有的满怀感激。

中年人双目积聚了智慧经验和历练，看到别人眼中的小刺，亦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这样，渐渐地对人多点宽容，少点苛责。珍惜朋友；在健康未曾急剧退化之前，多游历，去欣赏上苍赐予的奥妙的大自然；细细地品尝一杯茶，慢慢享用简单的食物；将经验传授给下一代；将所得尽量回馈社会大众。能够如此，这段人生秋景，一定温暖绚丽。

◆



文 / 雨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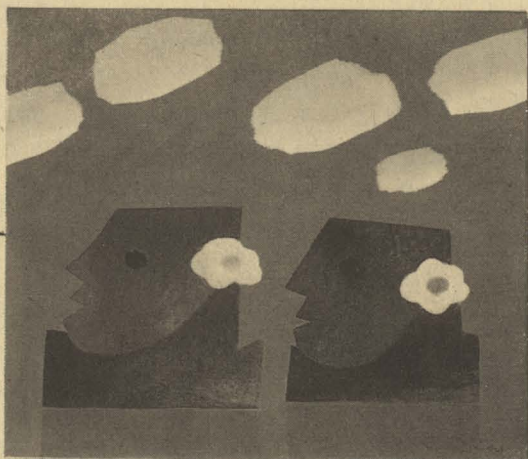


图 / 丘瑞河

沉渣及其他

沉渣

不要轻看我，我可是有份量的！

风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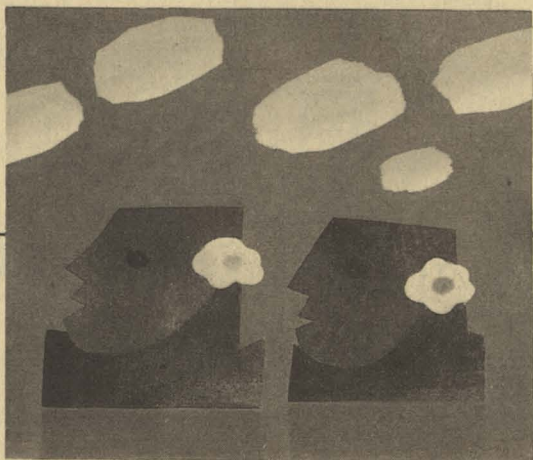
我成功的秘诀在于甘愿受人摆布。

稻草人

对付笨蛋何须动脑。

变色龙

本色算个什么东西？只要能保住自己，我什么都不在乎！



墙头草

为什么我这么被人瞧不起，难道人们不知道我是多么准确地放映了风向！

飞蛾扑火

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寻找光明需要付出代价。

毒蛇

为了偷袭目标不留下足迹，我们毅然去掉了脚。

孔雀开屏

啊！我是如此的美丽……我……我讨厌后面的观众！

向日葵

我真不明白，太阳干嘛总是围着我转，我不过就是漂亮一点嘛。

画语

文 / 刘二刚 图 / 韩彪



1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时代虽已不同，而人本性中情感应是息息相通的。越是现代化，人们的怀旧之情，越是增加，这是因为千丝万缕的民族精神使过去并没有过去，死人还活在活人的心中。返思古代素朴的生活，直入大自然的底蕴，正是一种现代艺术的逆感心理。

2 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总存在着一条鸿沟。只有艺术能够在二者之间架起桥梁，使心态得以满足。画既不是自然的模仿，也不是别人的重复。它不仅是给别人观看的，还要给人以思考。现代绘画要从旧传统束缚中“跳”出来，主要是靠独特的想象和再创造的本领。

3 书画要想“惊人”不难，而要能心手相一致就不是个简单的事了，尽管世上各种的画都可以存在，若欲臻乎上乘，还需有内在的工夫。除了笔墨，还要在诗的境界中见出人的品性。“逸笔草草”贻误了多少人！耐看的画面大多是在长期的观察、体验中“冷处理”而得来。

4 再现自然，远不是绘画本身的目的。何况无论写生家怎样真实地去描绘，总不及其万一。惟浪漫画家以超越时空的观察方法去神交、默契，化复杂为单纯。去表象为实质，度四时，移日月，系风捕影。陶冶胸怀，方能“从一粒沙中看世界，于一瞬间见终古”。

5 时间考验着每个画家的艺术风格，新的浪潮一阵阵退去，“花样”不断在变，从不同的风格中可看出一个人的气质和不同时候的精神状态。诚然，雄浑不等于恶浊，拙朴不等于呆板，清淡不等

于枯寂，秀丽不等于媚俗，而潇洒也不等于轻浮，没有真诚，就谈不上风格。

6 应该总结研究中国书画中的科学审美意识，如大面积的黑可产生庄重、深沉、恐怖、神秘之感，大面积的白可产生空灵、清新、旷远、澹泊之感。不同的点、线都能反映出不同的动静、刚柔、虚实、悲欢的艺术效果。

7 绘画无非也是一种感情的语言，但这种语言也常有着它的局限性，当感情的喜、怒、哀、乐不够在画中尽兴表达时，诗、书、印就是最好的补充，

这也是中国绘画长期摸索出来的艺术特点。然而题字、印章、诗文都是与画互为一气的，题所当题，止所当止。一个字有时能决定一张画的成败。石涛、板桥、白石、潘天寿是这方面的高手。

8 如果认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日日悟禅就会产生新的艺术，那就上当了。书画艺术虽离不开哲学，毕竟不是哲学，它永远是个人的手工劳作，要靠造型来说话。一张白纸如同宇宙，“笔墨相交，千变万化”“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因人而异，将永无了时。

中国微型小说 作家个人集子评奖揭晓

由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主办的全国个人微型小说集子评奖日前在上海经初评委、终评委两轮投票表决，评出江曾培、刘海涛两个的微型小说理论集子，许行、凌鼎年、沈祖连、邓开善、白小易、沙黥农、滕刚、马宝山、戴涛、韩英、林荣芝等作家的作品集获优秀奖。这是中国首次评选微型小说个人集子。

◎ 林惠洲

小溪急急，风雨飘摇久了
水边绿草还沾着露呐
林荫间，雀鸟回鸣
迎我——晚迟的双手
推落门扇蛛丝网呀呀
空荡荡的厅。孤单
妹妹抬头

去年，溪水绝然枯涸
时间断失了血脉
爸爸便远行，夜来
结庐丘山夜来邀约磷火
商略星月之恒常
草木之年岁
脚步声，你
迟——了

行李甫卸，暗角
湿气重重匿藏阳光
霉菌趁隙潜入房来
夜未央，和蛀蚁密谋颠覆屋梁
脚步响起轻轻我倚危窗
张望。杀机辽阔
野蔓盘地陆攻，我凝息
整顿累累暗伤，枯树倾来八方
的空袭。我倾耳
阵阵足音——奔来

复远路途弯了数个
发都白了，急促
顶着风来雨去
母亲啊，暗夜将临
你的温暖固执如雨夜
一盏，灯火

暗伤转了转，数个弯
便退得远远的
天空放蓝。小溪缓缓
蜂蝶嬉戏艳阳花香
利锄于晨曦截断拦路
蔓藤；挥长刀
我张看远路黄昏斜斜
围城经久野丛慌然败走
暗夜盘踞东山，赶齐鸭犬
月光攀上柳梢坐听
小溪潺潺，虫鱼低唱
油灯和着风——舞开来

归乡



LeJournal de Zlata

(施拉达的日记)

“我承认我不懂事，我不错是‘小孩’而政治是‘大人’的事。但我觉得‘小孩’搞政治会搞得好得多。我们不会选择战争……”

当梦与历史都淌出血来
你的笔 沾着泪
薄薄的日记
竟凝聚整个文明
沉沉的重量

有人在宣扬真理
用血 用火
用层叠的尸首
而你不经意便找着了上帝
在偷生之际
在仅余四壁
暗无天日一方地窖

飞弹划破夜空划破
你所属的星座
划破神话划破圆圆的月亮
坦克辗过春泥辗过
你嬉戏的足迹
辗过童年辗过亲人的尸体
扭曲的街道无力地奔走
奔走向四方尽是茫茫的黑暗

如此在每一个夜晚
在警报声与惨叫声与炮火声中
一条火龙逐你入梦
一条熊熊的梦魇逐你
惊醒后便得面对森冷的四壁
一层一层的黑暗裹着受伤的地窖
受伤的地窖裹着痛苦的呻吟
于是愤怒啊你奋笔疾书
伤痛泛滥自笔尖泛滥
自每根暴现的血管泛滥
自湿濡的眼眶

如果有同胞倒下
无论是塞人克人或回教徒
无论倒下后手里紧握
步枪或故乡的泥土
你的笔便沾他们的血吧
然后记下又一条腥红的罪行

如果有战火对初生的婴孩强加洗礼
火光灼伤体肤灼伤刚睁的眼眸
直灼入小小跳动的心底
你便记下那最初的号啕吧
号啕狂烧的野心号啕苍茫的天地
号啕荒谬的历史
如果有未盛放的玫瑰枯萎
一阵炮火中断一场婚礼
一排枪弹分开一段热吻
你便记下那坠落的花瓣吧
记下坠落的眼泪坠落的爱情
抑或情人坠落的躯体

偶尔你在自己的祈祷声中沉睡
梦中的国度便悄悄降临
萨拉热窝是一个孩子城
坦克与火枪都是小小
被把玩的玩具
人与人间的围墙终于坍塌
那叫政治的围墙终于坍塌
春泥上纵横着永恒的童年
一颗流星掠过你的星座……

而当血和泪都流干后
文明与历史便仅余干瘪的躯壳
薄薄的日记却逐渐孕育血肉
一只白鸽振翅飞出

注:

施拉达 (Zlata Filipovic), 一个萨拉热窝女孩, 把战争的经历记载在日记里, 随后日记被出版成书, 名为《Le Journal de Zlata》。诗中主要概念来自日记中某些字句, 故名 Le Journal de Zlata。

文 / 周若涛 图 / 陈昌孔

孩子， 即使哭 也

不要流泪

◎ 周若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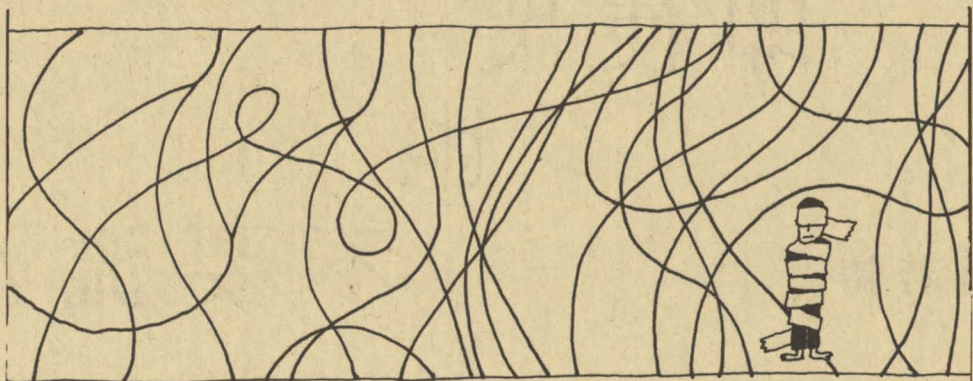
报载一图片：一名非洲小孩闭目吮吸母乳，然而母亲干瘪的乳房治不了孩子的饥饿，反而一群苍蝇围拢着孩子的眼睛，吮吸流出的泪水以充饥。有感而作。

孩子，饿了就睡吧
靠着母亲的胸膛就能睡熟
听母亲那跳动的生命
微弱却永不放弃
永不放弃如紧抱你的双手
所以孩子你便再睡一晚吧
纵使母亲干瘪的乳房延续不了生命
纵使毒阳鞭策你在这被煎熬的土地
纵使饥饿重重围你
而四周死亡正狼藉

据说一箱箱的食物正送来了，孩子
一箱箱的面包一瓶瓶的牛奶哟
把体内的空乏饥饿的深渊都填满的食物哟
据说一双双慈悲的手正伸向这里了
那带着天使的光辉的手啊

轻轻就把眼泪拭干把恐惧抹去了
每日千万个人民如此相告
每日千万对泪眼如此期盼
虽然每日千万具尸体如此倒下
所以孩子，饿了就睡吧
然后也许会被食物的香味诱醒
甜美的面包甜美的牛奶哟
母亲的母亲也是如此说的
所以孩子，靠着母亲的胸膛便熟睡吧

然而我看见你眼中滚动着泪了，孩子
即使哭也不要流泪
饥饿的使者正窥视
那群吮吸别人的痛苦而活的盗贼啊
母亲的手
无力挥赶……



探 望

我在城的最北边
眺望 所有的云彩
这一次他果然来了
带着我一辈子寻获不着的
彩带 蓝
果真蓝起来了。

他象是蹶足的风走来
一片远得触摸不着的
蓬莱 他们说这一次
他果真来了
没有旧时的乡土
没有记忆 没有梦
没有纺织机
果真什么也没带来
只是探望

文 / 赵少杰

图 / 王德志

天空记

◎ 赵少杰

我终于明白
天空继续燃烧着
滴尽悲伤的眼泪

我是被遗留下来的祸根
当陆地停止动摇时
我走过了一个无人的村庄
妇女们藏身于灌木林中
割下双乳
倒挂于耳
他们都束上腰

提起 弓箭 火把 利器 盾
迈向世纪的末端

(当天使匆匆掠过
破折号以下诅咒
让它诞生在悬崖)

她转过身如猎人
记忆一个不必要舍弃的天空
用叛逆撒下罪恶的种子
“让它逐渐长大，
缠绕着这城市。”
然后愤怒死去

(时间是滞泄的钟
惋惜翅膀的天使
坠入蜘蛛的陷阱)

我越过了另一个村庄
就象时间轻轻越过岁月
越过额上的皱纹
在屋檐以及罪恶的笼罩下
男丁们葬下刚死去的难产妇
他们都虚伪的哭
右手一直不断地将婴孩往后推
那是烈火熊熊的火炉啊
世界说他们是悲哀的民族

(杰克企鹅拒绝冰冷
惧怕一切幽静呵
天使唱出弦的声音)

我开始叹息
避开一切摇晃不稳定的镜头
为自己假设一个肯定
“决定探讨天空。”

(潮湿的云飘向东北
气旋加速转动
天使的光环再次脱落)

天空还是继续在燃烧着
眼泪依旧为人类而流逝

(天使随着水蒸气上升
天堂的遥远
始终是个遥不可及的梦)

安静，

之所以没有什么

整座森林

可以有个生命这么大

许多追求者都来此及等待

在那么一个时间的停驻以及空间

我坐下

然后喝茶 看报

读诗。

利用仅剩的茶叶泡出

可有浓郁的茶香

你可知道一整个下午会很无聊

若不饲养一只猫

或是鹦鹉

没有任何声音

会疯

会静得发狂



就象一篇小说的开始

有些迷离的情节

旋转至每一个不公平的际遇

溜开

现实的想法会是你欲望的残酷

缓缓落下吧

没有哭泣

没有街灯

没有一切。

或者来一杯卡普吉奴

随着泡沫沮丧

喝下洗一次头的唾液

在后悔的前一分钟

考虑“人生与温度计的互相关系

延续至下一世的发展可能性”

打一打狗

让它愤怒且痛苦的叫

迫它喝下烦恼分泌物

然后上吐下泻

可能会后悔

可能不会

文 / 赵少杰

图 / 王德志

文 / 张玮栩

图 / 王德志

我说：“抖落了一室的光华。”

你说：“是一世吗？”

在太阳底下 我撑开自己
努力站成一棵树
把所有的梦想装载在叶片上
风从远处旋舞而来
抖落了我所有的年轻

老太阳徐徐下跌 我开始独行

按照北极星初升的光芒

我幻作为土

静默横躺 在山之巅

在山之峰

在山之山上

如此无数日月循环

环循

与水相拥滚落到世界尽头

没有人问我从哪里来

我开始在海面泛舟

垂钓书垂钓歌垂钓电影

在高垒的书塔上

我学习在梦的翅膀上飞翔

当背着一个老妇

过境到对面悬崖

再一次遇到人的时候

抖落我一室的光华



第 101 梦境

神秘是火热的季节，这
拾来的生活

岁月，在回淌
九重葛象拂尘一挥
梦里的那只彩蝶，早已
酣然坐化
檐下燕子在呢喃
屋旁芭蕉在鼓掌

作于蝉歌山庄

文 / 彼岸
图 / 欧阳智画
李自由题

山庄偶得



听歌

听歌时，我是个悲伤的灵魂
出走的自己怎么不能履行梦的允诺
虽然冒着被识破的危机
结果混淆迷失丧失一部分的自己（包括指纹与其他）
所有企鹅与中年的我一起哭泣
组成强烈的失落的圆舞曲。
我画着虚线，未来的蓝图怎么还是乌云与水气
没有永远的版图
（什么是永远？）
一座收集回忆的展览厅？分类详尽的博物馆？
怎么我找不到自己难道我只是蜉蝣沿着水气生长
刚好拟成一个轻歌剧
来不及演出？

自述

空间在等我
可惜我总是错过
类似影子穿插于每个隙缝，找寻
一切失落的自己。
穿礼服的自己（因为一个婚礼）
穿牛仔裤的自己（西部况态）
走在雨中的自己（诗人的发泄方式）
我双手捧着自己的梦
象极新娘的手花或者允诺：一辈子？生生世世？
怎么感觉错过了自己
（舌头是美丽的诺言或者谎言
我苦守的防线终于崩溃
未黎明前终于错过了梦）
我对自己说：命运是永远流浪的云
是的，我相信这是绝对。

◎ 李国七

文 / 吴然

图 / 张培业

青年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读孙建江《二十世纪 中国儿童文学导论》

1994年末，孙建江应邀赴吉隆坡出席首届“亚洲华文儿童文学研讨会”，作了题为《光荣与梦想——从中国大陆新时期少年文学的崛起看亚洲华文儿童文学的曙光》的讲演。随后，这篇万余言的论文被争相刊发在《星洲日报·文艺春秋》、《南洋商报·南洋文艺》、《亚洲华文作家季刊》等海外华文报刊。他从杭州打来电话，告诉我会议的盛况。

说到论文，他说他偷了个懒，是从他新近完成的一部著作里“切下来的”。他透露说，这部著作即将由江苏少儿出版社出版。今年五月，我果然收到了建江的赠书——朱红色封面上，衬托着醒目的书名：《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

捧读建江这部长达三十五万言的大书，我兴奋的心情无以言表。我知道，无论对建江本人，还

是对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这都不仅仅只是数量上多了一部。

这是海内外第一部对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进行整体论述的著作。这是一部充满内在激情和学术深度的著作！

这部书出版后，作者本人和出版社收到了大量的来信，人们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儿童文学界，竟一时间出现了多年来罕有的“奔

走相告”的境况。

发轫于本世纪初的中国儿童文学，转瞬已经走过百年路程。应该有这样一部书，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作全面系统的评估、总结和概括。历史选择了孙建江。他出色的研究让人欣赏和信服。他用洋洋三十五万言抒发他的理论

激情，抒发他青年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而他的同行，他的朋友们，则以由衷的褒赞，把寂寞的儿童文学理论界的兴奋抒发的淋漓尽致！方卫平教授撰文称《导论》创造

了“新的高度”。《导论》当然不是中国儿童文学史。虽然也具有史的质地。它强烈的研究意识和新鲜的理论发现，从学术境界上超越了一般儿童文学史往往囿于史料陈述的局限。

建江站在信史材料的基石上，用他颇具穿透力的学术目光环顾四周。他把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置放在二十世纪东西方文化碰撞的文化背景中，置放在二十世纪世界儿童文学的格局中来加以审视、描述和考察，高屋建瓴地为我们从整体上认识二十世纪

展望，正如儿童文学理论家班马所说，“将给予今人和后人一种‘导论’之引”。沉甸甸的《导论》无疑是建江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贡献，也是本世纪儿童文学研究的一个丰盈成果。

面对建江惠赠的这部煌煌大书，我的祝贺、

振奋和赞叹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只有钦佩。我深信会有若干专文来评述这部著作的杰出价值。面对它的博大与精深。它的丰富与厚重，我是无力写出一篇哪怕是短小的读后感的。可是清夜展读，我又总是思绪急

飞，不能自持。我知道这是建江的理论激情对我的启悟和感召。我享受着阅读的喜悦和发现的快乐。

建江并不是靠偶然的风，才鼓起他的帆而飞翔的。他在《后记》中说，



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新颖的理论视野和解读框架，作为一部前瞻性很强的学术理论著作，它从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和美学等不同角度对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回眸和

是一本书的特别的书名触动了，使他脑海里“闪电一样”蹦出了写作“导论”的念头，并为这个念头“激动不已”。是的，他的理论仓库里早已贮就了待燃的干柴，需要的只是一粒火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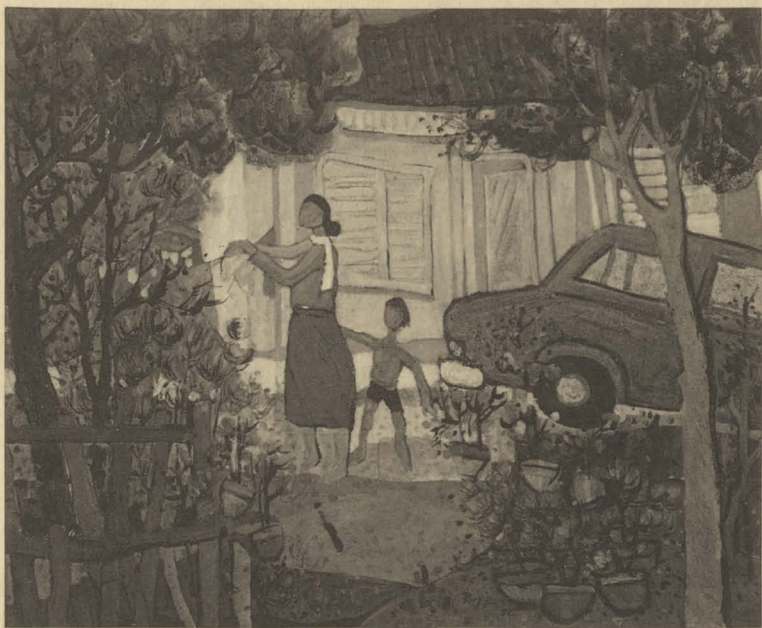
十余年前，他在云南大学攻读的时候就已开始了儿童文学研究。他研究严文井童话艺术的毕业论文曾得到导师和作家本人的很高评价。供职浙江少儿出版社以后，作为“责编”，他编的书曾多次获全国奖励。他的敬业精神众所周知。而作为儿童文学理论家、作家，他出版了学术专著《童话艺术空间论》、《文化的启蒙与传承》；他创作的“微型寓言”享誉海峡两岸。他珍惜光阴，《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这部书从

最初的构想到最后的完稿，却用了他整整六年的时间！六年，为一本书！在激情与理想消解的今天，简直是一个奇迹。六年，多少人放弃了自己的初衷，忍受不了清苦的寂寞，到别

的作家之多，作品之广，是空前的。他用理论创造的执着驱散长夜的寂寞。于是我感到这部著作别有一种价值。于是，我深信人是应该有一点精神，有一点激情的。

难道不是这样吗？

就在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我欣喜地得知：《导论》已获得第六届“冰心儿童图书奖”殊荣；《导论》正相继在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台湾地区产生回响。这似乎是在证实诗人徐



鲁的“预感”：“这部著作是会走向世界的。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是二十世纪的，但也是献给二十一世纪的玫瑰。”建江，六年的寂寞、辛劳，值得。你是应该欣慰的。我也感到欣慰。我最初给你写信的时候，不是也曾谈到类似徐鲁的“预感”吗？

的地方凑新的热闹去了。建江仍然保持着激情，固守着清苦“家园”，他是那样热烈地沉浸于、忠诚于自己认定的目标！他白天“坐班”，夜里“坐家”，和每一个带着他指纹和生命热力的屏幕方块字交谈。他全身心地注视中国儿童文学的选择与发展、消长与演进，他书中涉及

◆

学术的激情



学人的使命

文 / 徐鲁 图 / 王耀麟

正如列夫·托尔斯泰因为看见了一朵已经断了茎的牛蒡花，而产生了绝妙的关于《哈泽·穆拉特》的构思；罗曼·罗兰因为站在罗马郊外的霞尼古勒山上，俯瞰夕阳照耀的罗马城，而忽然心有所动，仿佛看见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正从地平线上站立起来一样，孙建江写作《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这样一部三十五万字的理论巨著的灵感，竟得

之于某个夜晚的一次消闲性的阅读。

那是1988年深秋的一天，他刚刚写完《童话艺术空间论》这部理论专著不久，原本是为了放松一下，休息一阵的，他从居室附近一家书店里买回了一本谁也不会注意的书，一位建筑学博士的著作《4! ——生活世界史论》（4! —— A Structural History of Live-World）。入夜，他

将购得的书一一取出，信手翻动着。突然，他的目光一下子凝住在那本《4! ——生活世界史论》上了。他感到心灵深处一阵可怕的激动。不，那分明又是一阵甜蜜的战栗！他的脑海里随即闪电般地蹦出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不来写一部目前尚不曾有过的，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进行整本论述的书？在新世纪的桅杆即将出现在黎明的海平线的前夜……

就在这个念头诞生的一刹那，他感到，“眼前竟变得一片绚烂，奔涌的思绪如海潮般席卷而来……”他已经明白，“这是新一轮的创造开始了”！

是的，是一种神圣的、强烈的创作激情，在驱使着和鼓舞着这位青年学人，连夜摊开了又一卷瑰丽的学术蓝图。那个午夜，万籁俱寂之时，他推开窗户，看见的是比往常更美丽更辽阔的星空。

《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从最初的构想到最后完稿，竟用了整整六年的时光！今年五月的一个清晨，我收到了孙建江从西子湖畔寄来的，由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这部装帧精美的煌煌巨著。是谁说过，所谓文学艺术，不单是为了说服人，也不尽是为了感动人，而更应该为了给人以一种狂喜！在看到孙建江的这部著作的一瞬间，我首先想到了这样一句话。而整个五月份，我都沉浸在阅读这本书的快感与兴奋之中。应该说，这是海内外第一部对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进行整体考察和论述的著作。它从文化的、伦理的、教育的、心里的

和审美的等各个角度来对即将结束的这个世纪的儿童文学进行剖析、阐释和总结，是一部富于学术深度的理论与研究著作。同时，它的字里行间也充盈着浓郁的诗意。这诗意来自于青年学者的大气磅礴的、气象不凡的学术个性，以及内心深处的滔滔汨汨

的创造的激情。这是新一代亦即跨世纪的一代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的“光荣与梦想”。孙建江为了这样一个梦想而忍受了六年的寂寞与孤独，现在，轮到我们来为之激动不已了。我们应当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领域里有这样出色的青年专家而感到庆幸。



而《导论》所凸现出来的独立、开阔的理论襟怀，则使我们对处在世纪交割关头的儿童文学研究，不能不产生新的认识和新的期待。诚如班马在读到《导论》之后所言，“可以相信，1995年到2000年，（我们的儿童文学研究）应从响亮走向辉煌！此著（指《导论》）当可告慰以往略显寂寞的岁月。”

既然历史选中了孙建江，来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做一番虽非定论但也颇具绾束意义的论述，那么，如何使这样一部书既具有“史”的公正与信实，又富于“论”的深刻与独到，对于孙建江来说，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扎实的学养，睿智的识见、旷放的视野和缜密的思路，还需要一种对历史负责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需要有一种随时准备去迎接历史的挑剔与检验的勇气和胸怀。

所幸的是，已经在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的园地里躬耕和修炼了十多年的孙建江，完全具备了这一切。甚至可以说，融贯和统领着全书的那种“大气”，正是作者所要交付于历史的一片“诗与真”。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著作既是孙建江一个人的学术建构，更是属于一代学人的纪念碑式的文化工程；既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的总括，更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这一重要“板块”对于整个世界儿童文学这一大格局的一次“对接”。

“中华文化的一大特点：注重实际，讲究功利、实效，人们往往以实惠的目光去分析、评判眼前的一切。带着这样的价值观去为儿童进行创作，作品自然带有很强的教育性。”这是孙建江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由来已久的“教育性”所做的宏观把握。如在论述金波这位新时期的重要诗人的创作时，孙建江认为，金波的诗中“有不少明显带有作者潜意识中挥之不去的‘少年情结’。压抑、忧郁、自省、企盼。金波并不回避这些‘过深’的‘少年情结’，而且还总是以自己不可遏止的激情去展示这一切。这样一来，金波的儿童诗便有了相当的‘少年意味’。”孙建江认为，金波之于新时期儿童诗创作最值得注意，也最为重要的贡献，正在于此。这

一立论，正是评论家的独到的发现。过去不少评论文章述及金波诗作的“爱与美”的特点，却没有挖掘出作家潜意识中的“少年情结”这一实质，孙建江是第一人。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转眼就有百年的历史了。百年沧桑，有衰有荣。回眸二十世纪儿童文学艰辛曲折的进程，我们看到了几代儿童文学作家的光荣、梦想以及那无可挽回的痛苦代价与教训。儿童文学家会老去，但儿童文学是不老的。科学地考察和研究儿童文学作家与他们的作品，把握住历史最雄健的脉搏，继往开来，为无数满怀爱心和梦想而来的人在儿童文学的长河中找到那汇入大海的流向，这，既是二十世纪这位老人所赋于孙建江这代儿童文学学者的光荣使命，更是二十一世纪的女神站在不远的山峰上的殷切的呼唤。曾经为人类文化的建设尽心尽力的人；历史也从来不会忘记他们的，我愿怀着钦敬的心，在他们所创造的世纪高度面前，虔诚地低下头颅。

◆

在我构想这部马华诗选的时候，参考了几年来收集的四十几本诗选。首先面对的是时间跨度的难题，我不能空泛的将它命名为《马华诗选》，因为马华的诗史少说也有七十年。我对1970年以前的诗不感兴趣，大多是粗糙的呐喊，不堪入目。七十年是个幸运的年代，温任平先后编了《大马诗选》

（八打灵：天狼星诗社，1974）和《天狼星诗选》

（台北：天狼星出版社，1979），张树林则编了《大马新锐诗选》（安顺：天狼星出版社，1978）；他们“保存”了四百多首七十年代的好诗。八十年代没有大系或诗选，我们这

些后人只能从个人诗集去了解这十年的新诗水平。就我个人的阅读所得，傅承得、陈强华、李敬德、罗正文等数人，算是八十年代的首选。但我没有足够的篇幅收录从1980~1994年的诗作，八十年代的部分暂时列入后续的编辑计划，将来有时间再追编。1993年北京现代出版社印行的马华文学选集《阳光·空气·雨水》收了174首年份不明的诗作，但其中“烂诗”与“非诗”占了90%，实在有损马华诗誉。最后我选择九十年代前期，并定位为“当代”诗选。

“当代”有两种定义。中国文坛把五四到1949年间的文学称为“现代文

学”，1949年中共建国以降的称为“当代文学”，也许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划分（因为当代会永无止境的延伸下去），但没有人可以改变这个已“定案”的名称。另一种“当代”是相对的时间刻度与跨度，相对于八十年代，我们所处的九十年代是“当下”的“当前的”年代。我选择了九十年代的“相对当代”的意义，同时涵盖在中国的“当代文学”范围内。为了有更精确的时间刻度，所以标上（1990-1994）；换言之，这本诗选的选择范围集中在这五年。我所熟悉的五年。

经过我和其他编委的反复商讨，我们排除了

从“当代”到诗“选”

——《马华当代诗选（1990-1994）》〔内序〕

文 / 陈大为

图 / 孔维克

许多诗选热爱的“大拜拜”编辑方式，因为我们只有350页的预定篇幅，蜻蜓点水般网罗三五十位马华诗人进来的话，每人只能象征式收三、两首短诗，许多长篇佳作（如花踪得奖及入围诗作）将成刺眼的遗珠。而且我将《马华当代诗选（1990-1994）》当作“文学外交”的选本，它是一部以国外的学者和诗人为首要预设读者的选集（因为这些作品都在国内发表过了）；所以我们决定采取“重点推销”的方式，选录约廿位诗人的作品，让预设的国外读者可以透过足够的诗篇来认识/掌握这些马华诗人的诗风，进一步诱导他的研究动机。尤其近年中国有许多海外文学史的研究计划在进行，这本诗选将进驻各所重点大学图书馆、研究单位、诗刊社，以及数十位研究台港及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学者家中。（此外，也分批赠/售于英、美、加、日、韩、新、港、台的著名大学图书馆，以及大马各大学及独中图书馆）它将成为一个很方便取得，而且长久保存的重要参考资料。

也许有人认为必须

选入相当的人数，且得包含名诗人才能“呈现马华诗坛的面貌”但我不愿意把整座金字塔搬进来。诗选只是诗“选”，不是“全集”。不管这几年马华文坛有多么热闹，比起中国诗坛与台湾诗坛的水平还很远（单就台湾而言，每年共刊出四、五千首诗，佳作的比例当然高），如果我们倾囊而出，把整个诗坛的“全貌”端出去，只会让对方笑话。也许马华的一般读者会反对这个弱势的看法，但我书架上的三百多本经过我精挑细选才买回来的诗集和诗选，会尖酸地嘲笑这个全貌。我们首先面对的是累积了丰富“阅历”的台湾学者与诗人，四十多年来的台湾诗坛出现过难以计算的好诗，“造就”了他们的阅读水平，每年的《年度诗选》都被炮轰得很惨，因为老编委们的人情稿太多，而且口味太保守，较受好评的是林耀德等编的《台湾新世代诗人大系》（台北：书林出版社，1990）。中国诗坛的诗作水平虽然不如台湾，但胜在格局宏伟，大气磅礴，这不是精致化的台湾诗所能比的；万夏等编的两巨册

（各一千页）《后朦胧诗全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更明显摆出世代交替的架势，北岛、舒婷等朦胧诗人早已成“过去式”。虽然整体而言，我们尚不足以跟中台诗坛抗衡，可是我们只呈现金字塔的“顶端”，把精挑细选过的诗人推荐出去的话，“一本堪与中台诗选相提并论的马华诗选”，是可以达成的目标。

有所选必有所舍，以我个人的阅读要求，许多马华名家的诗是浪得虚名的，有时只能称为“杂文的断句”。当然有些真正的名家“曾经”写过许多不错的诗，但这几年他可能遭遇到创作上的瓶颈而退步，被迫排除。我一定会得罪这些前辈。得罪就得罪。在这么一个文人相重的时代，我只重我肯定的诗，我要编一本好诗与好诗相重的诗选。虽然我也打从心里尊敬为诗奋斗过的前辈，但敬人不重诗。人诗是两回事。

我们不以单篇作品而已作者为对象，是在建立一个门槛。因为我们无法读阅这五年间马华的所有诗作，长期追踪的也只有：星洲、南洋、蕉风和零

星的椰子屋。如果以单篇作品为对象，就对不起许多遗珠（而且怨言会更多）。尤其我们在阅读某位列入备选诗人的作品时，发现最出色那首，无论在语言、意象运用方面都非常好，好得很离奇，与他之前与之后的诗作的风格完全格格不入，判若两人。这是选择单篇诗作的一个危机，一不小心就会选到“诗抄”。此外，我一直认为要成为一代宗师，必须要有足够的佳作（但也不是量多就行了），当然马华还没有宗师，可是我必须为这本诗选设一个质量的下限。但这并非创作量的下限，而是佳作总行数的下限。所以某些偶有几首短篇佳作的诗人就割爱了。

接下来就是选稿的标准。

诗不是一种政教工具，也不必负担反映社会的职责，那是诗经时代的老朽想法。诗的社会政教功能早已完全交给新闻和报纸，没有哪个读者会因为读一首诗而从此改变他的行为和思想，那只是文人的春秋大梦。一首诗的好坏不是由它的题材决定的，写同样的天安门事件

就因语言技巧的高低而明显区分出优劣。诗之所以为诗，仅在语言艺术的表现，这也是我们的第一个审稿焦点。

我们不排除任何的题材，从可解的有明显题旨的诗作到不必解既可感悟其思绪的纯诗，都在我们的接受范围之内。可是语言等同杂文或散文，意象陈腐、志在载道或抒情，一味呐喊的烂诗则完全排除（这类诗作不胜举，是马华诗史上的大宗／主流）；此外，支离破碎、模仿痕迹太粗糙的“假后现代诗”也不选。为了不受个人主观的诗观局限，我们以“逐项排除”的方式选出没有这种毛病的二十几位诗人。其中大马本土的诗人都不相识，甚至连旅台的林幸谦、辛金顺和许裕全，也是经此机缘才相往来。没有人情的包袱也是一种好处。

我们更一反其他诗选“限于篇幅，以短诗为宜”的编选策略，以长篇组诗为首选目标，当然它必须是一首在结构和语言技巧都有可取之处的组诗，不是那种洋洋洒洒七千行的杂文断句；但优秀的短诗并没有因此忽略，选入

的短诗为数不少。

第二层筛选工作就比较困难，如同一次文学奖的评选，这就直接关系到个人诗观，所以我私下把诗稿拿给几位台湾诗友过目，参考一下他们的意见，但基于我们授权给作者自选200行，也许是诗观上的差异，有几首诗跟我们预设的标准不符（但在作者眼中它比我们选中的诗作来得重要），所以还是选了进来；为了让个人诗作更有作者本身认同的代表性，我们弹性处理，或许可以冲淡我们的主观性。锦树事先曾提醒过我在序中把审稿标准写清楚，但我没这么做，那会暴露马华新诗的缺点（我们所排除的劣诗），而且选集中也有几首不符合审稿标准的作品。如果一一道来会很罗嗦，只好一笔带过。

最后编委会交集出来的十八位入选者，五字辈的只有两位，六字辈的有十一位（苏旗华、林若隐、翁华强等三人因故放弃），七字辈的有五位。这个结果十分附合我们对这五年间马华诗坛创作概况的见解——六字辈为主流。以作品的发表量而言，当然五字辈也很多，但真

正能让我动容的只有沙禽和叶明二人（当然如果以低标准筛选，可以数出一堆人头），尤其沙禽在语言技巧方面的精彩表现，比起中台诗人毫不逊色，于是我们决定以他的诗为开卷之作。把十五位入选者分成三辑，便是有意突显这三个字辈在九十年代马华诗坛金字塔顶层的比例。

我不喜欢写序，所

以我只写了一篇以国外读者为对象的“九十年代马华诗坛简介”（指〈序〉的实际内容）。我也比较倾向由作者自己发言，这本诗选的整体选稿标准和划分字辈的目的，其实都可以从入选作品归纳出来，有洞悉力的读者都可以办到。这是一本以对外推荐马华新诗的诗选，不宜自暴马华之短。

最近我从大马友人

口中听到某些怨言，所以才写了这篇给国内读者看的“内序”，希望他们能够了解何谓“当代”（也请看清楚 1990-1994 的年限）？何谓诗“选”？况且每一部选集都只代表编者个人的美学标准，没有所谓的权威版本。正如文学奖的评审结果，只代表这几位评审的个人看法，没有绝对的胜负。

◆



繁花

· 撕裂之痛 ·

镀金的框



第一次接触法尔赞·奥玛 (FAUZAN OMAR) 的绘画作品大约是在四年前。他的作品当时并未撼动我心，反而在脑海里自我度量：这显然是曾受过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形式化的严格训练后的作品罢了！

法尔赞的作品和许多抽象画家的遭遇和命运无什异样。那些反复的挣扎、疏离和挫败。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便争执不休的存在物和主题 (existence and subject-matter) 课题，都是催生抽象主义的间接因数，却也因此受困在其院体化制度中。它逐渐地走向世界性、国际化风格实际上仅是关心艺术本质问题而已，别无他求；同时，样版式的蹈袭绘画的形式问题，造成作品的

内涵愈来愈匮乏。

法尔赞八十年代中期的绘画作品——《层次系列》拥有符合国际化风格的全部要求，即是巨幅、色彩缤纷和布局严谨的处理手法。颜料的层次和画布两者的运作设置是画家所注重的。有时画布被熟练的手法划破以泄露隐藏于后的另一层的画布；有时手绘的色块在近距离内方知是未经拼贴的。它们的游戏性和率直正好凸显了晚现代主义的要素：纯造型化、和画布边缘呼应、平涂、独创的形体以及色彩的互动等。

但是，最主要的是这些作品虽然具有美感，却缺乏一股强烈的心志。它们皆落入形式化的摆布中，即涂绘出绘画的艺术（painting about the art of painting）。

去年我曾见过法尔赞三件可说异常“丑恶”的作品。分别是黄色、深蓝色及红色调的巨幅画作。这些完成品有含光泽、充塞着泥浆般的表层和裱贴着碎画布的。面对这些作

品，我顿时哑然。

今年，我和法尔赞的作品有过两次接触。在丁加奴的一项展览中，我瞥见三件属于他的杰作，从远处观望，画面展现鲜黄、橙色和红色等柔净的色场绘画（colour-field painting）。走近一看，我才发现原来这些作品乃经由数千朵小五瓣花（以画布剪成）黏贴而成的，也因此突出画作表面。

这些作品即刻使我衍生不安情绪。它们令我轻易联想到太多关于马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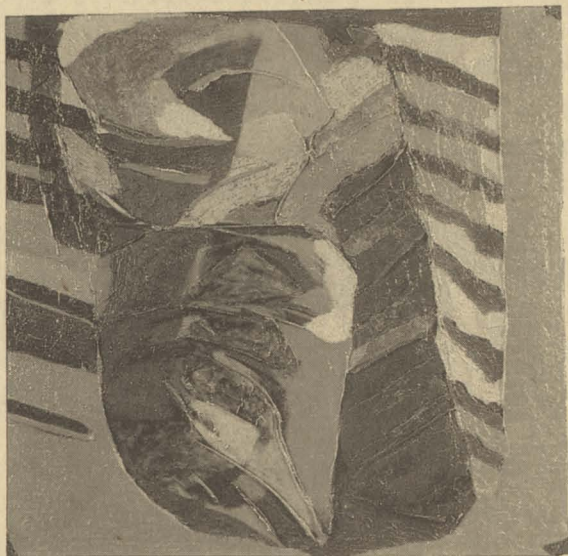
量地被引用来装饰酒店和购物中心。原为服饰图案，如今却浮游于一阵阵拥挤的欢呼声中。

一瞬间，就如我描绘的那一阵阵拥挤欢呼景观一样教人置疑。

第二次碰面是在一间镜框店里。有一幅靠在角落的小幅画作不断地诱惑着我。随后找从店主那里获悉是法尔赞的作品。布满该幅小品的狭长裂缝（在画作中）经由剪破复再回卷，犹如被撕裂的伤口坦露在阴森的室内，噁着咀、挤眉冷笑。

以上便是近期内我对法尔赞作品的观后感。这些作品深深铭刻在我的印象中，只因为它一度是我所排拒和漠视的。它们迫使我重思先前的种种判断。毕竟是那么形式化的。它们的出现令人恼怒异常以及拘谨得难以消化。我必须也非要详尽的浏览一番不可。

几天前，我再次获得观赏法尔赞的作品的机会。在他家里，我面对着至少百幅经由糊状颜彩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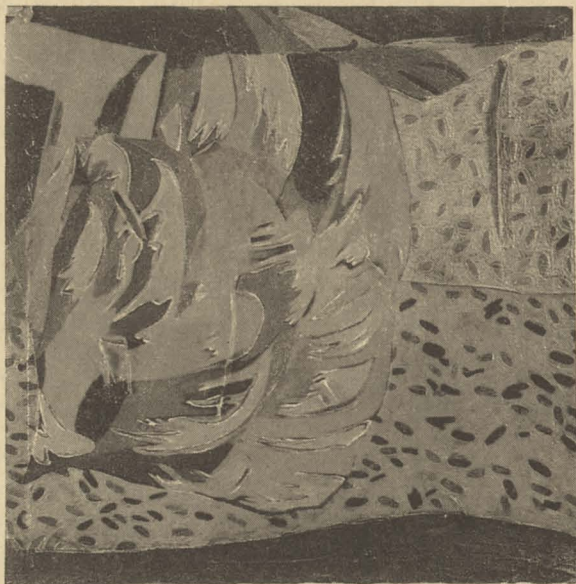


西亚化的矫饰物。在列为旅游年的今年更有助长其流行幅度，例如芒果花、绉纸花、花边或真花等大

沥青等物化处理的画作，看似干裂的痂和树皮剥脱的肌理、也类似地底的蠕虫所挖掘的隧道，有着化石般痕迹的表层。它们拥有更多割裂的伤口和诱人的咀缝。同时，那些花很自然地让人忆起的矫饰物，如今已围坐在经过润饰、被局部切割后的镀金框框里头。

在这些近作中，法尔赞已迈向一个新的旅程。它已不再是画面构成的分解习作、或自圆其说的批评艺术。这些作品逐渐激烈和受重视不只是因为精进的关系，而是成功介引人们去厘清它们（作品）、自己和普罗大众对待文化、自然和艺术的一种互动关系。

（与此同时，繁花依旧围坐在镀金的框里。它们看似娇艳和矫饰化，却不断诱使我们的视线掉落在那个角落。同时，那被划破的裂缝和伤口。诱惑着、嘲谑着，也诡谲的诅咒着。）



法尔赞的新作触动了我们，那种讥笑、诱惑和戏谑的方式在马来西亚抽象画家群中是个异数。我想，这无非是源自他陷进自己所设的一场内心交战——为追求语意分明、易沟通和探寻一种在其暗哑的旧作中所缺少的心声。

这些挣扎尤其清晰地在他转化自然时浮现。大自然在其画中未曾客观化、形式化，以及包装在一个非向往都市生活的画家服饰里（如此这般扭曲自然的心态在我国画坛是非常流行的）。他的自然在同时间内纷起扰攘、感

觉华丽、威胁性、原始与诱惑性，就如现实的自然一样荒淫和难以驯服。

我们可以赞美法尔赞的作品异常动人或戏谑它恶心难看，或为它们起争执。但是我们绝不能未经深思熟虑便仓促地去表明我们的立场。这些作品拥有足够的气势和魄力去完成任务。然而，若说法

尔赞的画作足以引导我们去破坏现有的定义和诺言，却又未免太轻浮滑稽了。若是全部还不成，少数尚可。

但在我国，只要具有一点点蠢动和激情便非同小可，因为我们居住的地方阻扰一切社群运动，从而塑造了尽是没有承诺、惯性排斥和出让感情的文化气候。（原文‘FLOWERS GAPING WOUNDS, GILDED FRAMES’，由黄海昌WONG HOY CHEONG撰写，刊载于‘RECENT PAINTINGS by FAUZAN OMAR’画集）

撰 / 黄海昌 图 / 法尔赞·奥玛 译 / 蔡长璜

《我们要活着回去》

——观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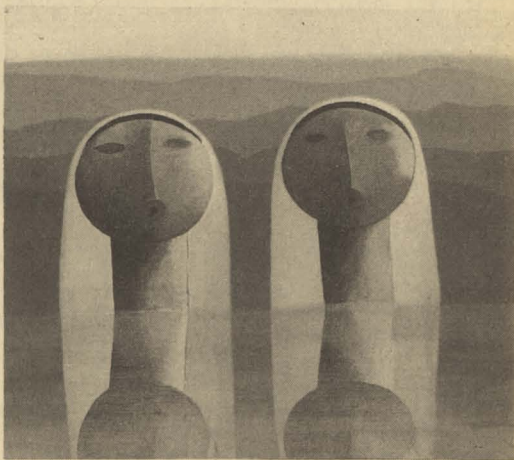
文 / 周若涛

图 / 丘瑞河

《我们要活着回去》是近来少数令我深思及感动的影片之一。令我惊讶的是这部片子竟是依据事实改编而成，在只有皑皑白雪及彻骨冽风的安迪斯山脉上，能够生存两个月之久，确实是个奇迹。而当初创下这奇迹的那群人，若此刻再看回当初的经历，又是一番怎样的感受呢？

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求生意志，尤其南多，众人之中他是最乐观且永远都是积极的，甚至可以说，是他充满生命的态度感染及带动了其他人，他们才能生存下来而后获救。南多是亲眼看着他的母亲及姐姐在那场空难中重伤不治死去，但相信至亲的离去亦启发了他，使他对生命有更深入更真实的体会吧！若非如此，面对着那种必死的绝境时，他如何能坚持信念翻山越岭，寻获救援呢？

不得不提的是吃人肉那一幕。在割下死者的肉然后放入口中吞入肚里的过程中，每个人必定都经过一番强烈的心理挣扎。我曾设想如果我在那种环境下，我会怎样呢？我的理智应该会鼓励我吃，因为那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但另一方面心里应会强烈抗拒，因为千百年来人类被灌输的观念即是吃同类是残忍且不合道义的，对



死者遗体的侵犯亦不合礼节。若非上述原因，则是我深怕吃下的是自己亲人的肉了。可是，吃人为什么残忍且不合道义呢？那该是自古人类便深深觉悟到一个人的生命是何等可贵，同时亦源自对生命的尊敬与热爱。礼节亦如此，我想最初人类创造种种礼节亦不过因为对另一个生命的敬爱。但对于一副没有生命的躯体，上述的道义、礼节是否仍有必要呢？关于爱亦是如此，我爱的是一个人的精神，并非躯壳。那么，我想，我会吃，且吃得坦然。但要做得那么潇洒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其中心

灵挣扎的痛苦亦只有生还者才知道了。

同时，在那种绝境下，为什么他们还那么坚强且坚决地求生呢？我想，背后一定有一伟大的真理支持他们。而我相信，南多应是体会这真理最深最深的一个。犹记得其中一幕，南多面对重重高山、无垠的雪野，纵然死亡就在附近，他还赞叹和欣赏这幅壮丽的雪景。那么，我想，那伟大的力量或真理应该源自对生命的热爱，对宇宙万物的热爱，对上帝的创作的热爱。南多应是感谢生命以至感谢上帝才

拥有那么大的力量。这伟大的力量，我想，基督称之上帝，佛教称之涅槃，印度教称之为克里希那，或总括一句，那就是绝对的真理。

对于那些生还者，也许这次的灾难带给他们极大的痛苦，但他们必也藉次而更深入更透彻的认识及了解生命。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场灾难，也许是上帝的恩典了。

蕉 风 双 月 刊 订 阅 办 法

■ 蕉风双月刊每本售价 \$ 1.50

■ 蕉风长期订阅价格（包括邮费在内）：

本国 ： 六期 \$ 9.50，十二期 \$ 18.00.

海外（平邮）： 新加坡、汶莱——六期 \$ 14.90，十二期 \$ 28.80.

其他国家——六期 \$ 16.70，十二期 \$ 32.40.

海外（航空）： 美国——六期 \$ 34.10，十二期 \$ 67.20.

菲、香港、日本、中国、台湾、印尼——六期 \$ 25.40，十二期 \$ 49.80.

英国、法国、瑞典——六期 \$ 31.10，十二期 \$ 61.20.

■ 订阅者请将订费换成支票、银行汇票或邮政汇票，连同下列表格挂号寄交：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1 & 15, JALAN TELAWI 2,
BANGSAR BARU,
59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蕉 风 订 阅 单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订 阅 期 数	期起至 期止，共 期。
订 费	\$
备 注	

◎ 希尼尔

我等到

鱼儿

也死了

我别无选择地在清晨的吊桥上钓鱼。

多少个日子以来的朝夕相对，我已在这不甚清澈的河上领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默契，这总好过无可奈何地在家中跟一张张拉长的五官相照面。何况，看似古板的传统观念与新一代的想法在任何时代都被一条虽短却深的“代沟”所隔阻了，任何事件的发生往往都对老骨头们不利。

所以，清晨六时我就来了。刻意挑选这个老地方来钓鱼，只不过因为这里是我年轻时谋生的地带，虽然河上的舢舨都消失了踪影，只遗留一些供好奇游客寻访故河的仿艇。

河岸上也不容易遇到相熟的人，若勉强算得上的话——那是我把鱼线抛出后，在等待鱼儿上钩的时刻，随手、也可能是刻意（这种心里很难说得准）把报纸翻到最后数页，看到一、两张面善的容颜，出现在一则则圈黑边的讣告或挽词之中。

“喂，老地！这河里真得有鱼？”突然，一旁有个后生仔问道。

“应该有吧！”我望了望略混浊的河面，不太肯定。虽然，每年春节总有一批“大粒人”在这里放鱼作秀。不过，我志不在钓鱼，只不过是在完成某一种孤独的姿态。

“有钓过大鱼

吗？”一个大肚脯的中年人问。

既然志不在鱼，又怎么会在乎大小？我笑而不语。

“河水这么浊，钓到的鱼恐怕有毒！”

“有鲨鱼吗？”

“会犯法吗？”有声音自不远的身后响起，我有点心慌。对啊！这样的闲情垂钓会不会触犯什么法令？我对日益繁杂的法令感到十分恐惧。这下子会不会被捉去劳改？还是严惩、重罚、或者鞭打？或者多项兼施？

抬头向四周望去，我心跳得更快了。我的天！怎么吊桥上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看样子我是插翅

难飞了。

我故作镇定地把其中一条鱼线拉了上来，人群开始向我这边靠拢，这是一条长长的人龙，多么有秩序啊！象是经过训练的。

七早八早这些人来这里干什么？难道他们也有一本难忘的经？……别无选择地来吊桥上观人垂钓？

“是我的孩子叫我来的。”一老者十分委曲地说道。果然不出我所料。

“是老婆大人硬要我来的。”一个秃头佬满脸睡意地回应。果然不幸被我言中。

“我是代女友来的。”一年轻人十分自然的表情，让人们感到爱情的力量。

“我们来买‘宋元明’谔？”

“听说是一个地方。”

“好象是指某个朝代。”

“也许是一座很灵的庙。”

“可能是一个有钱人！”

……

有人摇了摇头。

我把鱼线抛回河里，沿着吊桥上的人龙探

索而去，好不容易给我找到了龙首。

——那是“宋元明文物展”！

好一个优雅的社会。我们除了排队买马票、买足球赛入场券、买廉价促销品、索取免费赠品等等外，终于，人们来看文物展了，而且是一大清早，排成一条长长的人龙。

我钻入人群中，柜台处的服务员正忙得不可开交。每人限十套。通联车资卡。啊！怎么是车资卡？

“对啊！我就是要买地铁卡。”

“附送两张入门券？我可不要。我怎么会空去看这些死人的东西？太浪费时间了。”哗哗哗。有传呼机声不知传自哪一个角落？周围十多个“卡友”不约而同地望向、摸向腰间小小的“黑箱”。

“宋元明是什么人？怎么你也不懂？——哈，彼此彼此，如果是周星驰、张学友这些我就认识咯！”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难怪后面有人说四月尾这里就要关门大吉了。不过，到时候这套地铁卡就更值钱啦！”

垂着头我就走回吊桥垂钓。

人龙朝文物馆蠕动，但是他们不是去看文物展的。

“什么是‘宋元明’啊？”人龙中又有人问起。

垂着头我用力地拉起鱼线。

“有鱼啊！”有人禁不住地喊着。

是的，出人意料地，有一尾鼓胀着肚皮，不怎么挣扎的鱼上钩了。

“咦！怎么没什么活力的？”

“吃太饱了嘛！”

也许是吧！我翻苍白臃肿的肢体，象似一种支那科的SINGA鱼。我按了按鱼身，拨开鳃，回望着好奇的眼神，略有所思。

“这尾是土生的，好象感染了‘纹化冷膜症’……”

我把鱼抛回河里，随即浮了起来，鱼肚朝天。此刻，我别无选择地以同一姿势，继续等待……

我们的年少岁月

文 / 杨系明 图 / 丘瑞河

我远远避开那条后巷。众多鬼魅魍魉将会埋伏在垃圾桶里，屋檐的横木上，污黑沟渠的石盖里，张望巷外的车水马龙，喧哗波潮夹带的光彩缤纷。我非常清楚它们的个性，总会锲而不舍的等候我某次的不慎，重新踏入生命的禁区。必须象一条狗，提高嗅觉的敏感，蠕动湿黑的鼻端，依靠尿味探索不得越逾的区域。

月亮投入乌云的衣襟里，雨水欲落未落，温凉的一片黑蓝天幕；诸神稳坐星座，畅饮海洋般美酒，无视人间一切苦厄。

我记得这条后巷，入夜了甚少人经过，不时刮几阵阴风，仿佛野鬼的指尖沿着脊椎骨滑下，正因如此，排尿往往一气呵成，十分顺利。人有三急的情况下，很多时候不能顾忌太多，虽然使用厕所

确是文明的作法，可是有些公厕却比后巷的沟渠更令人望而生畏。走出巷口，扑面而来的灯光在脑顶盘旋，转成四个龙卷风型的光线，套住我们。行人是冬夜的森林里偶尔出沒的寻食野兽。

几朵酡红艳丽的烟花，猛爆开，在几座大厦对峙的眼光中，由无数的角度溜出万道剑火。天空如中枪般，流出精致的血液，遂在扩充中消失。街上的人都蜂涌至平日的情人广场，携带醉酒的心情，剪了新发，迎接新临的年份。伸直双手刺向苍穹，并且鼓掌，狂叫，沉默的倒数时间：十、九、八、七……接下来是震耳欲聋的尖叫，如狂雨骤降。去了两次的新年群集发现新鲜感已荡然无存，厌倦得不再去了。

何其空旷的街道，

几株棕榈树是城市的落魄贵族，伴着这座充满蜡笔、水彩和手工艺品气味的淡蓝色艺术坊，撑着沾遍烟尘的叶身。每次聚神凝视，棕榈树的影象在逐渐模糊，然而消翳薄雾的掩饰下，遁逃于地底，潜进吧生河流域，飘浮起伏、焦急的追寻同族植物；尚未相遇，又担忧日升东方，结果每次气急败坏的站回岗位，偶尔其中一棵落错地点，导致秩序大乱。咦，怎么我刻给阿花的“爱你鬼哭神泣”有时在中间，有时跑去旁边了，蜜蜂常有如此的困惑。

当蜜蜂对阿花叙述此事时，她马上惊讶万分，续而深情款款，以足令整座城市的电缆发生短路的口吻说：“天地为我们的爱情作出暗示。”阿花当年不过是一名中三的女生，竟敢把天地神明扯上他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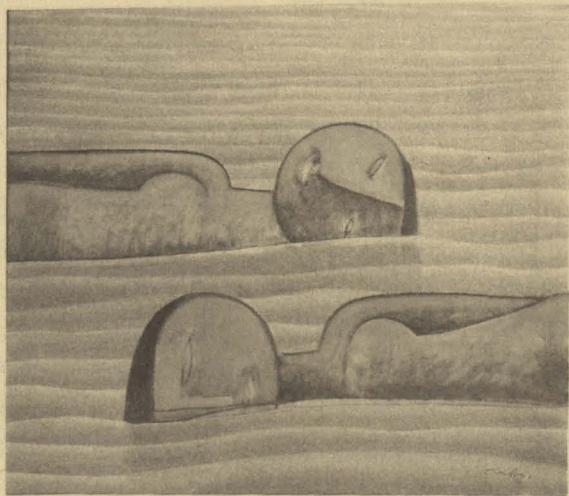
羽量级的爱情，后果是成为蜜蜂在爱情万里路的第九个憩息亭。

“你们懂不懂，”蜜蜂随兴玩弄掌中锐利的小刀，瞳孔闪过许多寒冷光芒，自豪的说，“只要我和女朋友拖拖走走，所有路边、湖畔、山林的树都有预感的避我不见。我的爱情宣言，哈，随着树身年岁增长。我已渗透这些黄毛丫头的心里结构，无论她的城堡守卫得密不通风，只须风幡微动，或有鼠类从墙角窜出，迅雷不及掩耳啊我将依此管道，投以类似万计情菌的糖衣，等待城门大开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

我总怀疑上述夸大其辞的说法，是蜜蜂抄袭自某次在书局所购的“现代情话攻势大展”的篇章。最令人气愤的是蜜蜂对书中的内容守口如瓶，我们原以为可略偷几技之长，似乎也落空。“我们正向出版商订货，你们过几天再来吧！”城中的几间书局出奇售罄，过后我们也懒得去追问了。

其实，我内心极度

渴望写一封气势磅礴，兼具柔情似水的情书，只是几次提笔写上她的名字，全身变得酥麻瘫痪了。不过，说真的，有一次我不明白何来的勇气，偷偷的把情人卡放进她的抽屉，再忐忑忐忑出外上体育节，



竟然风平浪静过了一天。孤单落寞的情人节又到了，我们午夜从电影院出来，坐在围绕棕榈树的四方石椅。街头亮着一盏聚光灯，照视摇滚乐手收拾各种乐器，音乐系统。人群早已鸟兽散，缩窝在温暖的床铺，单身的抱在柔摇轻晃水草间；或者跃出水面，化身成鸟穿梭旷野，尽可能以多种姿势飞翔，弥补白天因匆忙而放弃的幻想，

稍为乐极生悲，冲向枝桠，啊，闹钟已掉在头上了。

“前几天我看到有人送情人卡呢，”我们来不及用现代俚语——无厘头——破口骂他，螳螂张开满口烂牙（他一路有令人难以忍受的口腔异味）说道，“卡上好象这么说：我觉得这张雪白洁净的情人卡，必须以爱慕浪涛，汹涌拍岸……”我辛辛苦苦东拼西凑情人节宣言，怎么落在这烂口儿的手中？“我真的无法背下去，试想看看整张卡片写得密密麻麻，鬼会去看呢！于是当那位神秘的情癌末期患者走出教室，我拔

刀相助，以免他被人笑得去自杀。”

几天的恐惧，终于告一段落。每当走进教室，一听到笑声，我就疑神疑鬼的脸红不堪，找不到任何勇气远瞷她。而我应该感谢螳螂吗？不，男儿大丈夫，示爱可算人生一大事，怎能惨遭破坏而酬谢他人？于是我快狠的揍他一拳，结结实实的噗一声响在螳螂的背部。忘了说，

我清楚螳螂是校内第二流的跆拳道人物，虽然迄今仍未膺获任何金牌，若把银银铜铜的挂在窗前，迎风一吹，真是战绩彪炳；因此我要很有把握，站在朋友的立场，他不便还手。不错，大家又胡闹成一团，批评同学间的过失，由蜜蜂讲述百听不厌的黄色笑话。

好朋友，手牵手，
一同走走到校门口

大树底，摇滚乐团拆下背景大帆布再卷起，甩曳一头长发，挂满金属勋章，星光灿烂。重型的嘶喊，忽然化为一阵尘埃飞扬，轻轻落下。星光仍是昔日的星光，童年的村子，婆婆牵引我手，走向酬神戏的热闹领土。在星群护佑下，人们的手里总拿了一张椅子，到场了就把自己钉在沙地上，整整几个小时婆婆如塑像般入定，台上妖艳的彩泽飞旋漫舞。我不时对歌手走音的刺耳现象感到恶心，而大部分时间注视婆婆，以及其他刹那间精神奕奕的老人。当时相信，这是神的力量。

神啊，请恩赐我们

逃亡的力量；学习在城市脉络的蜘蛛网中共同以幽魂的步伐，漫无目的随风转移身躯。我们来自同区的政府组屋，那互相层叠的四方笼子，打开瘦脊的窗口只见另一个铁笼活着几只人影，推开家门迎来无数刺向胸口的竹竿，衣物湿甸甸的飞洒泪滴。还有，似哭又啼的清脆鸟鸣，传自一列精工细雕的小笼。

有时我让眼睛躲在黑暗里，伸出搜索的视线，落定在对面的那一幢组屋，每一个单位恍如独立的电视画面。通过大厅的摆设，我会错觉以为在观察自己的家，同样的墙色，同样的家具，同样开着电视机，仿佛每个人都自缝嘴巴，让权威至上的电视节目为家庭举办象征式的沟通活动。说实话，我对这些百般无聊的情况毫无兴趣，藏身于窗后，为的是印证蟑螂的那番话——“那个男的压在她的身上，我才看完半夜场回来，厅上还亮着灯，却找不到爸爸的望远镜，可惜啊看不清楚。”通常蟑螂神经一紧张，说话的能力会大大衰退，脑部失去控制嘴舌的权力。“他们在沙发又抱又摸，我有点尿急，终于那

男的掴了她一巴掌，灯后来就没了。扫兴极了。”嗯，蟑螂的喉结不停的木下振动，重新回溯当晚的情节。

直到蟑螂庆祝生日那夜，我才发现当他的喉结大幅度振动时，脑部枢纽将盛大放映香艳的三级片，眼瞳扩得可让人跨入，进行原始而激烈的动作。蟑螂紧握手上的百元大钞，微抖身子步上高耸庞大的楼宇，他将停驻在其中一个窄房，展现鼓动可见的心跳，伏身于我们合资的生日礼物。扯皮条的说：“你们三个不上去试吗？有福同享嘛！我这里美女如云，可提供至高的享受。”

等待蟑螂首渡春宵，体内总有一股热血乱冲胡窜，如武侠片里的走火入魔，难以压抑。可惜口袋没余钱，我们相视一眼，喝下至冻的咖啡加冰。幸亏口袋没余钱。就当蟑螂气喘得神志不清时，他的心跳与房外纷沓的脚步互相交应。

“身份证。”

我悻悻地把身份证递了出去，那便衣警察凶巴巴瞪着我不放，耳边响起大厦的一片鸡飞狗叫，鸡寮巧遇暴洪激流。蟑螂

会是一只烫过沸水的公鸡吗，裸裎的拍撑无羽之翅？收回身份证，收回幸灾乐祸的暗讥，确有点担忧蟑螂的下场。凌晨冽风拂过，自大厦飞出的不是肉鸡，而是几阵枪声。

“那个傻瓜不会裸打警察吧！”蜜蜂冒出这么一句。

根据我的记忆，忽然我看见蟑螂在第五层的窗口边沿，朝我们呆望，脸孔已然陷进玻璃似的，五官熔成一团坠楼者的血肉模糊。午夜的灯泡浮晃，记者们的镁光数度射向现场；茶档的老皮划过一根火柴，吐几口孤魂野鬼状的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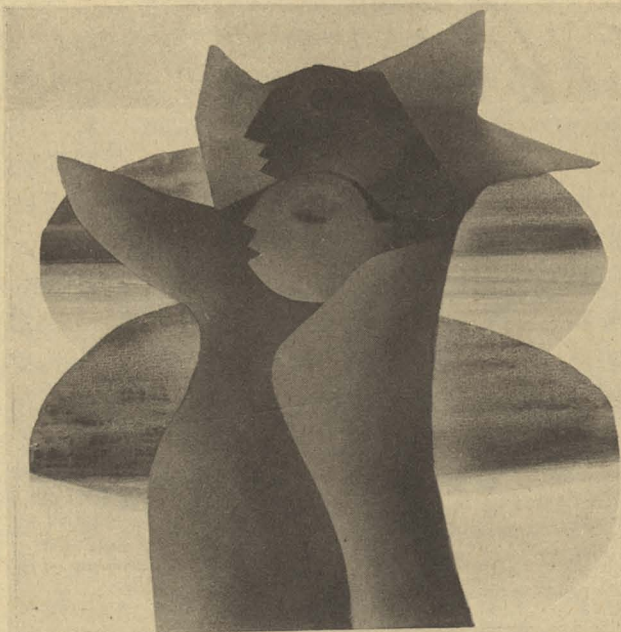
“后来我才知道，隔几间房就是通缉犯的狗窝。我差不多干到最后了。”蟑螂吞了吞口水，对着那名头发象堆牛粪，衣着差劣的新闻系学生。这个说是搞着什么新闻实习的学生哥，男的，没啥看头，穿着正正经经的落伍衣饰，又说什么不

能穿得再好，以免采访对象对他有心理排斥感；要在阳间说人话，在阴间说鬼话，老爱打开一萝萝的大道理往外抛。

“差不多最后？怎样最后？”学生哥追问。

“枪声一响，什么鬼屎垃圾都撒完出来啦！吓得马上从靓妹子的床上跳起，打开房门，鼻子就顶正粗黑的枪管。”

对于学生哥的出



现，我们并无多大好感，但也没有恶意，他以为搞上一个代表性的采访对象，我们趁机耍弄个够，打发

无聊的时间。学生哥说，他想以朋友的身份来了解我们的生活事迹，但他必须给些好处，譬如有关飙车的事，就在那顿他请客的宵夜谈开。为了惊吓效果，蟑螂抓起蟑螂的左脚。

“我从此不敢穿拖鞋赛车，啊，是飙车，一样啦。你看，他的左脚只剩下最大的脚指。”

凌晨的公路为我们而设，我们扯尽声带嘶喊，

把身子倾斜至四十五度，又摆正，再倾斜。接近死亡前的快感，从死神大斗篷逃出的雀跃。前方的转弯处有辆坏车停在路旁。无数的向左倾，往右斜，路面贴得我们很近。路中央的白色处虚线接引冲向天堂的终点。冲。冲。生命的价值要靠速度见证。冲。万枝冷箭穿过胸膛之肺叶。冲。

冲向连串巨

响。

冲向一种旋转。我们扭挤成一团，再分散。天上的星星罗列太多光网

与迷惘。电单车倒卧旋转。旋转。生命就在旋转中，将要结束。旋转。精力将竭的轮胎躺着牵动渐走渐慢的链子。旋转。我闭上眼，太多迷惘。

旋转。我搅动咖啡，冰块与冰块兜圈子浮走，发出闷重的撞击声。

“读隔壁班那个朋友技术最好，一直领先，给了后面最好的警告，尽量紧急煞车，算是死前做件好事。他死的时候差不多全校老师都骂活该，就死了这么一个人。”旋转。飞旋的人影，静止的尸体。“他象虾般缩着，张开有话未说的嘴巴，双眼死瞪自己的血流遍地面，脑浆从发间溢出，”蜜蜂顿一顿，“白白的猪脑豆腐花。”原本我们想用胡说八道的方法，去塑造飙车的辉煌历史。无奈从撒谎的方向出航，记忆的漩涡也同时引导叙述的船只驶进过去的海底。我们无法挣脱最终的阴影，好比螳螂再没机会夺取跆拳道的金牌，因为辅助金属已嵌入他受重伤的右脚。学生哥不知何时消失了，只留下四张书签，作为报答我们提供资料的纪念品。

“怎么你也喜欢这

种女人的东西，我看书从不用书签。”

“对啦，有谁看漫画看到一半想到这张东西。”

但瞧学生哥一幅穷人相，笑兮兮的求我们收下，真没办法，看他也买不起贵重的东西。

学生哥消失不久，我就遗失那张书签，印象中它有一行红色的句子：青春乘坐流星飞过。

过后看了一出间谍电影，兴致勃勃展开千里追魂的游戏。选定街上的行人，踩踏他人所遗留的蜗生粘液，必须保持漫无目的的模样，有枭鹰似的提防他忽然拐一个弯，隐身等待我们。那个衣装光鲜的男士，手提乌亮的公事包，每一回等候行人灯转绿，总爱用手帕又擦又抹脸上的汗珠，不时偷看旁边穿黑背心的摩登女郎，然后咬紧牙根外露一口黄牙，最后挤上一辆只能站在梯级的小巴士，绝尘而去。三天后我们碰中曾有一面之缘的摩登女郎，这次她穿了极薄的白衬衫，极短的红裙子，左右左右的大动作裙摆飞扬，象彩蝶翩翩飞上螳螂渡过生日的大厦。“下次你的大寿

就找她吧，”螳螂对蜜蜂说。

青春乘坐流星飞过，我们是下坠的小巫师。

“我才不去那座霉气十足的鸡寮。”蜜蜂打开我们为他准备的蛋糕。

兽比南山。

“小姐，你写错字啦！我们不是要寿比南山！”那蛋糕小姐狐疑的呆立，两颗黑眼珠雕刻了精致的“寿”字。

蜜蜂一根根把细幼的蜡烛找起，望向降布夜雨的窗外，霓虹灯在灰蒙中益发柔艳。“你们看学生哥那个鸟蛋。”

学生哥正抖落雨伞的水渍，回过头来急速倒退几步，用伞端指向我们。

“你们要干什么，我不认识你们！”

长袖白衫，红绿杂交大领带，除了皮鞋沾了少许泥泞，根本就是抄袭大型广告板模特儿的男士服装。

“我明白。你们认错人。”他拨开垂在眼前的发丝。

“他是我的孪生弟弟。从小是天生的大玩家，纵横于各种角色的演绎，可用千方百计骗取别人的真话。他不是欠你们钱吧？

嗯，那还好。他在家里是若隐若现的阴魂，是这个城市的黑夜蝙蝠，时常倒挂在光秃树枝、厕所窗框、电影院的荧幕，找寻俯察人群的优越感，以及沉醉在自力自足的颠覆世界里。他能依靠特有的音波，贯穿纵横繁杂的窄巷狭路，在钢铁丛林中游荡不倦。”

他在街尾撑开宽圆的黑伞，虽然雨丝比抽泣微弱。经过两个巴士终站，他仍然以缓慢的蜗步移走，以优美的姿态跳越积水，偶尔旋动伞柄让雨水四处飞溅。滑过一座铁桥，雨后的河水前扑后拥冲向岸畔。水位在夜色凶猛升高，向左转入墨汁泛滥的街道，一群凸着喉结的美女，柳舒懒腰迎来一阵雄性异味，激情涨热与无限欲望映在墙上拥抱的纠缠人影。

“我，或许，就是他。”

仿佛握住那把黑伞，乘风一吹，他可以飘盈直起，隐入乌云层。他继续左弯右拐，黑豹般稳健，矫捷潜穿幢幢庞大的楼影莽林。每一步都干净利落，毫不浪费多余的体力，也不回顾不远的身后，有人切入他的方向。

终于，我们白费力

气，象四头被人绳牵的笨牛，回归本来的出发点。而蜜蜂的蛋糕早被清理，快餐店仅剩空无一物的桌面。风拂无息的街道。隐入暗处的黑伞。

“你们这班混蛋，到后面那条巷子去！”

“快点，别想出声！”

啪。蟑螂被掴了一个耳光。“看什么！”

这条白天是小贩云集的后巷，已成了鬼影翻飞的魔域，几双青晶的猫眼灵敏的四扫。灯光患病似的颠踉进来又掉头出去。

“我们有位兄弟前几天在这里被人打伤，看来好象是你们做的……”穿黑衣的淡淡然说。十多人以猎人烹煮猎物的眼神围困我们。

“真的不是？”黑衣的出手迅速掴了否认的蜜蜂一巴掌，再火爆的敲了他的头。

“唔……我就信你们一次。但是我的兄弟还是受伤了，需要一笔医药费，希望你们能尽量帮忙。把你们身上的钱拿出来。”

“少废话！”

我的心急速萎缩。蟑螂还是一副牛脾气，出拳打跨那黑衣的鼻梁。顿

然拳飞脚踢打在身上的重击频乱作响。开始时我踹中对面的鼠蹊，他痛苦的脸孔马上移植到我的表情。那是无法形容的无力感！每一个攻击都换来浑身的痛楚，自己只是饱受蹂躏的沙包，一切武侠片的对招情节都很遥远。我已无暇理会其他三人的处境。我只想倒下如果所有肉体的击伤可以停止。我只想倒下。睡在污秽的后巷里，即使蚊蚋、苍蝇从沟渠象蝗虫布阵涌飞。让我倒下，拿回去插在我后腰的短刀，放过我的兄弟，放过我们。

好朋友，手牵手，
向前走走到校门口
见到老师行个礼
……

飞姿诡谲的蝙蝠，
拍动单薄的双翅，越过巷间的上空，倒挂在电线上，
如受电殛裹紧身子在风中摇晃、摇晃。

亲爱的爸爸
我回来了
象往日一样
脱鞋 脱袜子
然后把一身的尘埃
交给门外

爸，我回来了

畅开你的手臂吧
把我拥在你的怀里
欢迎我回来
抚摸亲吻着我的头发
一头廉价洗发精的味道
跟往日一样



母亲，她好吗
近来没接到抱怨了
夫妻终究是夫妻
相处 就
是一辈子的事

再多两天我将回去意大利
继续修完两年的雕塑课程
然后再打算
签证没有问题
我国政府
与意大利政府交情还好
没有为难我们

归 家

照顾身子呵
老爸
母亲需要你
我长大了
知道该吃什么
不该说什么
天气凉了
我会带几件寒衣过去

对了，请问 妈
去年寄回的那箱书
以及球鞋放在哪里

我很快就会回来
象往日一样
脱鞋 脱袜
然后
你畅开你的手臂。

文 / 赵少杰

图 / 谢忞宋

萤

文 / 刘汉 图 / 陈素芬



我醒来，感觉上在一座白色的房子里，柔软的布帐挡住了流动的空气，存在而无意识。还是我的小房间里，外面的天气逐渐转暖，清明以后——清明时节祖父的墓在遥远的国度。我几乎遗忘人们还在那里生存这。长途电话里联系起来的是距离和空间吗（我不想家）？手心有一只萤火虫，它身下两盏灯闪耀着；掌心并拢，象是掌握一个希望，地面上的流星一样承诺人们愿望的神祇，我心里充满希望，无欲无求（满足着）。我打断了你的话，却忘了自己对你说过什么。这样的午后，我想不起自己该做些什么。打球的欲念被黄色的（是黄色吗？）阳光阻挡了。洗衣机转动时，声音充斥整个角落。感觉逐渐复生。于是我小心地呵护着，那是我最亲爱的情绪。想不起要做什么，也不想要做什么。楼下并没有我的信。远处鞭炮的声音响着。我想起一个沉默的新年，在黑暗中隐藏着。

黏在背后的草根泥迹。月色，摇晃的风景，泥土的气息，流水的声音，脸……

我可以靠近你了，但距离还是很远，无从诉说的情态，我醒来看了看镜中的自己，给信件贴上邮票。

（从另一只手里递过了萤火虫。）它只是这么大呀。原来萤火虫从我掌心爬出来，停在我恒温的手背上。你看我的手会发光啊，我开心的向前走去。萤火虫飞起来了，停在你的白衬衫上，就在你的背后你看不见。我用手指指去那个方向，萤火虫又飞回我食指与中指之间，然后它飞走了。

我想看见一张脸
一张会笑的脸

（那是我心底的阳光）